

# 青城劍俠傳



康德五年三月十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三月廿九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青城劍俠傳定價每冊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 刷 人 黃 賡 颺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 刷 所 洪順德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 青城劍俠傳

【卷七】

## 第一回

續命無方二仙隣孝子  
返魂有術九載待靈芝

紀異經行之處 一邊是撐天危嶂 僅有這半壁腰上 橫着的一條險逕 另一面窮是一片平滑 不能立足的峭壁 中間隔着一條十餘丈闊 其深莫測的廣壑 雲霧沈沈 望不見底 這一條路 寬仄不一 寬的雖有數丈方圓 仄的却只有尺許 崎嶇峻戲 不比平原大坂 可以奔騰馳逐 這東西更不似平常見慣的野獸 可以和他力搏 來時又是那般先聲奪人 嚇得紀異連頭也不敢回 一個勁往前逃走 怪物脚步沉重 叭達叭達之聲 山搖地動般追來 眼看離身越近 路忽分成兩條岔道 寬處業已走完 越走越仄 一頭是絕地 無路可通 另一頭雖然面前一段稍仄 只越過臨壑那一段險徑 便是一片盆地論理原該往活路上逃走 紀異忽然靈機一動 暗忖這一面 雖然有路可逃 但是怪物行走這般迅速 難免不被他追上 那面雖是死路 可是路極險益 山石拳 上下碗蜒於危壁之間 連像自己這般矯健輕小的身材 都

不能并肩行走 怪物身軀 比兩個水牛還大 就使凶狠異常 沒有他容身立足之所 他也無奈已何 不如逃向絕路 且避開眼前危機 再作計較想 到這裏便 往那條絕路上 飛跑去 約有半里之遙 聽得怪物怒嘯不絕 祇是追逐之聲漸遠 同時前面的路 也將近走完 爲峭壁所阻 休說人行 便是猿猴 也難攀援 這才回頭注目一看 那怪物果然吃了身軀太大的虧 盤踞在一段下臨危壑 上覆危崖的險路口上 無法過來 頭上金光閃爍如星 不住的怪吼 紀異驚魂乍定 方得仔細觀察 見那怪物 生得身長兩丈以內 通體碧色 滿生綠絨 乍看爛糟糟的 伏處前高後低 看不見後半身 一顆滾圓圓的大頭 上生有七個眼睛 只有酒盃大小 睜合之間 光芒遠射 大鼻掀天 宛若仰盂 雖然吼嘯連聲 咀却閉住 也不知有多大 腿似不長 腳爪也爲綠絨球一般的毛團遮住 看去形相甚怪 紀異胆力絕壯 先時害怕 全爲怪物先聲所懾及至怪物爲地形阻住 追不過來 兩下對耗了一陣 見怪物也無什奇特伎倆 胆子不由漸漸大將起來 暗想後退無路 前行又爲怪物所阻 自己還懷有關係着母親生死大事 莫非還和他耗上一年不成越惹越後悔 不該往絕路上逃走 鬧得進退兩難 幾次四面尋找 俱都無可飛越 怪物形相凶惡龐大 手中又無有兵刃 到底有點胆怯 不

敢硬闖 正自惶急 猛見這一條險徑的峭壁上面 滿生許多石包 大多形如半珠 大小不一 心想這怪物 儘自不退 何不將這壁上的石包 扳折下來 去將個打走 當下隨手抓着近處石包 兩手用足平生之力一扳 哎的一聲 居然扳了一塊海碗大小的石塊 紀異心中大喜 忙將石頭 放在足旁 又去扳第二塊 接連動手 連大帶小 約扳有十幾塊 這才挑了一塊大的 站起身來 對准怪物頭上打去 耳聽像打皮鼓一般 蒲拍一聲 打個正着 那怪物本已耗得有些不耐煩 經這一下 益發將他惹惱 叫的一聲怪嘯 那口邊忽然噴出一團濃霧 頃刻之間 佈散開來 這裏紀異 還不知道利害輕重 祇管將石連連往芸霧之中 打個不休 那芸霧也越來越密 漸漸怪物全身 都被遮沒 憑紀光那樣的天生神目 也祇看得出一些星光 在霧中閃動 不多一會 紀異扳下來的那一堆石塊 業已打完 怪物兀自吼嘯不退 再尋石塊來打時 芸霧已到身前 到處白茫茫 那裏還看得峭壁上面的石包 好容易發見身後高壁 離地丈許 有好幾塊附在上面 面想去扳將下來 身剛縱起 猛覺芸霧中的那裏星光 離身甚近 微一存思 那正是怪物的眼睛 如算相隔 至少不過七八尺以內 原來怪物四爪 本有攀崖附壁之能 紀異的石始 有幾塊 正打在他的癢處 激得他口中噴出芸霧 側着

身子抓住危壁，似壁虎一般，沿將過來，直到近身，才行發覺，石頭還未取到手內，怪物鼻息已自聽得甚清，心裏一着急，不知不覺，往上一提勁，竟並躍提有十來丈高下，那芸霧已然瀾漫全崖，適才下面所見壁上石包，業已躍過，慌亂中伸手，向壁上一抓，沒有抓住，一個抓空，往下墜去，正落在怪物頭上，足底軟茸茸的，立時便覺怪物回頭來咬，這一驚非同小可，仗着平素胆大心靈，百忙中，還想起祇能避過怪物，便是前面那條險勁，可以逃出，忙用力一墊步，從怪物身上，飛躍過去，個却不料到處芸封，路又極仄，事前沒有看准落腳之所，怎能存得住身，一個落空，直往那無底絕壑中墜去，那絕壑下面，盡是極深的污泥，無論人獸，落上去便頭沒頂而死，紀異雖然失足，神志並未昏亂，還在拚命提着氣，準備落底時，不致受傷，正在身子輕飄飄的，往下墜去，忽聽上面一聲大喝，接着一道電閃，自空而下，閃了兩閃，腰間便被抓住，往上提起，先當是怪物，方要掙扎，忽聽腦後有人喝道：「異兒，我來救你，不許亂動，耳音甚熟，頗似無名鈞叟。」及至到了上面一看，立身所在，已是高崖頂上，面前站定一人，果是無名鈞叟，不禁喜出望外，連忙跪下行禮，無名鈞叟將他拉起，說道：「這絕壑底下，全是千百年來，兩崖藤蔓花果，落下去積成的深污泥，固難測，毒更無比，這毒氣在

下面瀾漫 離地約有數百丈 我如不來 你縱不中毒送命 爲這污泥所陷 也絕無生理 這也是你孝心感動 才使我陰錯陽差 趕來此地 你看壁崖上的怪獸 還在麼 紀異一心 祇在乃母安危 一旦與無名釣叟 不期有遇 恨不能立時 就回了回去 什麼都顧不得 聞言也不去看 祇哭求仙長 快救我娘一命 無名釣叟 見他剛經大險 安危鮮奇 毫不在念 好生贊嘆 紀異方自催促 忽聽半崖腰有人大聲說道 此子果如道友之言 此時情殷於母 道友可送他回去 我已收斂此獸 且待中秋節後 雲夢山相聚吧 說話聲音越來越近 一片白光從崖底升起 當中現出一個羽衣星冠的蒼鬚道者 手中抱定一個和家貓大小的野獸 形狀與先見怪物 一般無二 祇是要小得多 晃眼功夫 冲霄直上 沒入遙空 不知去向 無名釣叟見紀異都什麼如不聞不見 惶急之態 甚是可憐 便不和他再多說別的話 將他抱起 吩咐我這就同你前往 不要害怕 說罷 將足一頓 駕起遁光 直往紀家飛去 不消多時 便落在湖心沙洲之上 紀光父女 正在屋外焦急 見無名釣叟 果然携了紀異回轉 俱都大喜 紀異一落地 又朝無名釣叟求救 無名釣叟道 你先莫着急 我既前來 自然要是略盡一些人事 可惜你的緣分不深 靈藥精華 已被旁人得去 祇憑着你這點孝思 又多活兩年而已 說罷將

身後葫蘆蓋兒揭開，用手拈出十幾枝顏色鮮紅的蘭葉，對紀光道：「此乃三千年幽巖朱蘭，道家奉爲異寶，若得蘭實服了，可以長生不老，乃是亘古難逢之物。待我用玉刀切斷，搗成朱泥，和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藥，每日與令愛晨起服上兩粒，預計又可保得兩三年無恙了。」紀光父女聞言，方在拜謝。紀異一見詫異道：「這蘭葉這般難得，適才遇見怪物的高峴上，還生得有一株，與這個一般無二。我還不知他能救母親，仙長會飛，何不去把他採了來，與母親做藥吃。」無名釣叟聞言，對紀異細看了看，驚道：「這朱蘭生在你我見面的，一個巖洞外面，地勢極爲隱僻險峭，猿猴都難攀援，你是如何能到？」紀異道：「我因爲途中吃了一個黃顏色的三角野果，當時覺着口爺，又辣又麻，連忙吐出，隨後越走越渴，路上滴水俱無，偏又再尋不見一個好吃把山果，實在渴得難受，無心中看見高峴上，有十幾枝朱蘭葉，風一吹，現出一個大柑子，一時情急，不顧命爬了上去，採到手裏，連剝去許多層皮，才得到咀，那柑子和別的柑子，樣子味道都不同，真是又甜又香，一包水，吃下去，嘴就一點也不渴了。我從未爬過那般高的峴壁上，到好上，下來時却有些害怕，我才從巖洞中，穿尋到那一面有藤蔓的地地方，絕了下去，沒到底，便遇見怪物追來，如非仙長搭救，命都沒有了，無名釣叟笑道：



那千年蘭實竟是你吃了麼 我今早到此 你祖父母親正在着急 要去尋你 我說現仙福甚厚 決然無害 答應代他去尋 回到桐風嶺一看你却未到 我又在附近山谷中四外找尋 中途 遇見一位崑崙派道友蒼鬚客程迪 說聽他們人歸報盤龍嶺絕壑高崖之上 生着一本朱蘭 只是未曾結實 旁有神獸守護 那朱蘭生在不見日光的危崖之上 乃天地他靈氣所鐘 三千年始一開花結果 蒼鬚客依言尋到 知道不久要結實 每日均去看望準備一結實 便行採服 連那神獸 一齊收走 誰知今日 偏巧發生要事 去得晚些 路上相遇 同往一觀 我因此物 并世難得一遇便隨了同去 到了一看 蘭實已爲人採走 此物精華已失 三日之內 便要枯萎 祇得各人分取了些蘭葉 偶聞獸神獸嘯聲尋到側面 看出人獸正在下面危壁之間相持 我便和蒼鬚客 說了你降生的大概 因他要着你能力秉賦所以遲到你失足墜落之時才行 援手 先祇說那般高崖 非你能力可達 蘭實被另一人盜去 不想無心中 却便宜了你 那神獸名爲火眼碧蜍 又名噴芸獸 身生多目 能大能小 每遇怒極 必先將芸霧噴出 遮護全身 再行前進 不但力大無窮 迅捷如飛 而且眼藏毒淚 五尺之內 射人必死 真個厲害無比 如今已爲蒼鬚客收去 看守門戶 也是你孝感動天 才有這費仙緣奇遇呢 紀異一聽

蘭實 如給他母親服了 便可斷病除根 延年益壽 好生悔恨 不該吃他 不禁又自怨艾  
痛哭起來 無名鈞叟勸道 你莫要悔恨 那千年蘭實 乃是亘古難過道 天材地寶 一得與  
手 當時便要吃下去 才能有效 稍過片時 色香味俱敗 靈氣全失 有何用處 再加你在先  
誤服了山中蟒涎所化的毒果 如非巧服靈藥 再過些時 便要煩渴而死 不是你秉賦特異  
連那高岷 也上不去即使想着帶回 怎能做到 此事關乎運數 我因不堪爲人師 承令祖再三  
相託 打算將你引進到耆鬚客道門下 他見你質地甚好 已然應允 不過他近來正在清理門戶  
又受了一個多年不見的好友之託 等我和他相見之後 便須前往赴約 有三五年光陰耽擱  
再加你母 只有這兩個三年壽命 你祖父也無人服侍 一則成全你的孝道 特地使你晚入門  
十年 二則算出你還另有一番機緣 須等你遇合之後 中途遇到危難 那時定來度你入山 此  
後須要好好修持 靜待時機 無故不可殺害生靈 以免誤却前程要緊 一面說 早把那些朱  
蘭 搗碎成泥 又取了幾粒靈丹研散 和成梧桐子般大小的丸藥 吩咐紀女拿去 每日如法  
服用 紀異雖覺兩三年壽限太短 不久即到 心中悲苦 却也無法 私心還相於這兩年功夫  
朱蘭靈芝之類的靈藥 也許能够找到 決計等無名鈞叟走後 再去滿山尋找 因恐祖父母

親阻攔 心事並未說出 祇不住向無名鈞叟探聽 這些天生靈藥 是何形狀 以免遇上時 又失了交臂 無名鈞叟 憐他至孝 到也不惜盡心指教 因這一來 在紀異十九俠中 最稱博物 日後同門師弟 先有好幾個人 俱得了他的益處 此是後語不提 這一次無名鈞叟 被紀光 父女祖孫三人 再四挽留 住了五日 才行別去 在這五天之內 無名鈞叟 除教紀異 一些博物知識外 又把醫術秘奧 盡量傳給紀光 命他隨時在苗疆之中 行醫濟世 日後終有善果 紀光自是一一記在心裏 無名鈞叟一走 紀異晝夜關心 乃母安危 先是推說遊玩 和打獵 採果子爲名 在附近一帶 深岬峻嶽之內尋找 無名鈞叟所說的種種靈藥異寶 漸漸越走越遠 不特遠近周圍數百里 全被尋到 便是昔日誤走危崖 遇見神獸之所 也去過好些次 仗着服了蘭實以後 益發身輕力健 捷逾猿鳥 每去一次 最多的也只當日打來回 日久紀光父女 俱都看出他的行逕心思 雖然疼愛逾恒 知他比大人還矯健得多 到也沒什不放心 處 返正不讓去也禁止不了 祇得由他紀異見祖父母親 除了囑咐出門時 須要帶上兵刃暗器 諸事小心外 並未攔阻 自合心意 率性言明了再走 光陰易過 轉眼一年多的工夫 除常見之物外 無名鈞叟所說各種靈藥 一無所獲 紀異絲毫也不灰心 仍是苦求不休 紀

女心疼愛子 知道無名釣叟話已說完 紀異只是徒勞 來日苦短 恨不得母子常聚 不願離開 紀異事處兩難 既不捨得違背母親 又恐良機坐失 真個是勞心焦思 日無寧處 日子就似這般過去 不知不覺間 已是兩年將近 眼看聚音光陰越短 紀光知道修短有數 雖然傷心 也是無法 紀異年紀 又長了兩歲 越發知事 比前更加焦急 因近來日裏母親不許出去 便在半夜裏起身 仗着那一雙天生神目 和飛快的脚程 出去窮搜屢澗 到了天明之後 才廢然而返 一想到傷心處 便背人痛哭一場 這日一看藥罐 見餘藥還多 以爲乃母所服的靈藥 兩年光景 才服了不足一半 想起無名釣叟所說 三年之內 服完藥後 如果無繼 才算無救之言 照目前存藥計算 乃母壽命 至少還有兩年 心邊略寬了些 暗忖那年所遇蒼鬚客 看神氣似比無名釣叟道行還高 那朱蘭葉 有一多半 被他帶去 定然也是和成靈丹 想來還有 如尋到此人 苦求或者有救 只那雲夢山 不知在那一方 無從前往 也會須問祖父幾次 那地方決在遠處 恐自己又要私逃 所以執意不肯說 偏巧日前 母親教讀漢書 正講起漢高祖下雲夢的一段 才知道地點 是在湖北 若和上次一樣偷跑 路太遠了 母親必不放心 明說又是不行 不去更是無望 又盤算了多少天 見母親雖然照舊服藥 常時

面代愁苦之容 與往常不同 并且一步也不許離開 心中不解 益加憂心如焚 最後一天決定 仍是在靈藥未服完以前 趕往雲夢山 去求蒼鬚客解救 即使不遂心願 那山既是仙靈所居 也許能尋到靈藥仙草之類 到底比起祇住附近山谷窮搜 要多幾分指望 便留了一封極懇摯的書信 在半夜裏 偷偷起身 往湖北雲夢而去 那雲夢山 就在雲夢澤的附近 山并不算大 可是洞壑幽冥 窮極深秀 紀異雖是靈敏 一則年紀太輕沒有出過遠門 二則又不懂得外邊事故 三則身上未帶着盤川 起初在山在奔馳 還能和上次一樣採些山果 飲些山泉 以充飢渴便即出了山 走入苗人的村落 有那知道紀光的人 固不把他當作外人看待 就是不承得紀光的 紀異是連日連夜趕路 單討一點吃喝 也還辦得到 等到一路鑽行 出了雲貴省境 走入兩湖邊界 越是熱鬧的地方 人情越薄 有時不祇要不出吃的 連問路都因紀回不明世俗虛套 謬話直率 生得又那般醜陋 不討俗人歡喜 不是不理 便是故意促弄 使他走了許多冤枉的路 他還沒有躲攔 路上至多打一個盹 連睡也未睡好 也不知受了多少飢可勞頓 好容易才得走到 按他脚程 不過數日可達 却走了大半個月光景 雖然微幸到達 那蒼鬚客所居的洞穴 却無人知道 先在前山尋訪打聽了兩天沒有頭緒 第三

日起也不再打聽 一個人滿山苦找 又是兩日 雖是焦急 還以為乃母手中 無名鈞叟所賜的靈丹 尙未服完 晚些日回去除了母親祖父惦念外 大事無礙 蒼鬚客在山中居住 已然到了地頭 早晚間不憊尋他不着 這日走向一個幽僻的山洞之中 照例先跪倒默祝一番 然後邊走邊喊 入洞走有半里之遙 漸覺地面平潔與別處所見 洞穴不類方在猜想 莫非蒼鬚客 就住在此洞內 忽然到了盡頭 這種失望的事兒 紀異連日經過甚多 並未怎樣在意 正待回轉 忽聽咩的一聲獸吼 聽去甚是耳熟 再仔細一聽 那聲音均在洞壁裏面 餘響猶然未絕 猛想起這吼聲 分明和前年在危壁上 巧得闖實 所遇怪物的嘯聲一樣 後來無名鈞叟 曾說那東西 是個神獸 已為蒼鬚客帶回雲夢山 看守洞府 這種既聽得吼聲 必與仙居他遠 不禁又生了希望 停步回身一看 洞中石壁頗有許多裂痕 試一用力推板 竟自隨手而動 斷定仙人 必在裏面 因防外人入內 特地將入口之處堵死 便擇了一塊可以扳動的石頭 用盡平生之力 往外一扳 那一塊六七尺大小嵌在壁上的石頭 像後面有人推拱一般 沙沙兩聲 往外直突出來 紀異恐被壓傷 連忙縱開時 達的一聲石出洞現 未及細看 洞壁後面的怪物 早跟着衝將出來 渾身碧絨 頭上星光閃閃 正是以前所遇

的噴雲神獸 紀異識得他厲害 倉卒中 喊聲不好 拔步便往洞外逃去 逃出還沒多遠 後面神獸 已然追臨切近 洞中路徑 又極黑暗曲折 越靠近洞口 地愈坎坷不平 幸而紀異目光銳敏 如換別人 就是好好折索而行 也難免跌倒 何況飛步逃走 紀異一聽神獸追聲甚緊 心裏一慌 恰巧經行之處 有許多坑穴 極爲險戲 不知怎的一個不留神 踏錯了步 脚被石窩陷住一絆 栽倒在地 立覺一陣腥風 從頭上吹過 剛自害怕 猛一動念 自己此來所爲何事 神獸在此守洞 這豈明明是仙人所居 尋還愁尋不到 怎便逃跑 死活也須將他打伏 才能得見仙人 想到這裏 勇氣大壯 一翻身 便即縱起 正待向神獸打去 匆匆回頭一看 那神獸并未追來 記得初跌倒時 吹過一陣腥風 莫非那東西 已趕往前面 怎的會不傷自己 且不管他 仍往洞的深處趕去 二次趕到盡頭一看 不由大失所望 原來那洞壁後面的石壁通體渾成 僅有數丈深廣 一層複壁 爲神獸藏身之所 已於破壁時逃去 再看被自己扳落石塊的外層洞壁 却是人力堆砌而成 先還以爲仙人 仍藏在其內 故弄狡狴 不見自己 及至面壁呼喊乞哀 號哭跳擲了一陣 仍是一絲影響全無 不禁失望 剛一回身 猛的眼睛一花 那神獸不知何時回來 正蹲伏在頭層洞壁外面 頭上諸目 閃如繁星 向着自己 紀

和這時已是情急悲憤，奮不顧身之際，那還有什麼害怕？大喝一聲，便朝神獸撲去。那神獸竟不異他對撲，撥轉身，朝着洞外飛逃。紀異見了這般光景，胆力越壯，飛也似，拔步便跑。不一會，追出洞外，隨着神獸身後，一路穿山越澗，往前追趕。追了一陣，追入一個兩面危崖的深谷之中，眼看前路越仄，形勢越險，已然將到盡頭。神獸擦崖而行，漸難容身。所經崖處，兩崖藤枝樹葉，斷落如雨。紀異方在心喜，神獸走入絕地，那神獸忽然叫的一聲，怒吼，身上綠絨團鼓起，平地直躍，往盡頭處的崖頂上飛去。數十丈高的巉崖，竟自一躍而過。紀異見那巉崖雖然危削，中間頗有幾處危石，可以攀附。在起初遇怪物時，那座寸草不生，上凸下凹的削壁，比較上去容易一些，又加最近幾年，服了蘭實之後，益發身輕如葉。母清存亡，在此一舉，既已迫到此處，如何便捨？也跟着大喝一聲，往巉崖上縱去。第一步先縱到離地十餘丈的一塊巉石上面。第二步又縱高了七八丈，再想往上縱時，那立足之處，比起頭一二步，要小得多。僅能容步，上面可以攀附的地方，相隔愈高，不比平地上躍，可以作勢，顏要凌空拔起。正自爲難，忽見側面壁隙裏掛着一根山藤，離頭祇有兩三丈遠近，恐神獸去遠，更不怠慢，雙足一點，斜縱過去，一把撈個正着，好在身體輕靈，多年老藤甚爲結實，一路攀援，捷逾



猿猴 不消消刻 相難崖頂不過數尺 同時已到那山藤生根之所 匆匆捨了藤山 腳踏藤根 一使勁竟自縱上崖頂 四外一看 那崖頂上光平 約有百畝 看那神獸 已不知跑向何方 心裏一急 拔步往前跑去 跑到崖口一看 腳底下白雲翁莽 其深莫測 正待回身 奔向側旁兩面觀查 忽聞神獸吼聲 就在崖底 只爲白雲蔽目 看他不見崖壁又是下削 無法下去 一情急 暗忖神獸吼聲甚近 想必也和來的一面高下差不多 以前被怪物追逐 從數十丈危崖下躍 聽無名釣叟語意 如非壑度有那毒的污泥 并不致於受傷 比時年紀尙幼 如今又大了兩歲 長了許多氣力本領 水性更是精通 死生有命 爲救母親 跌死也值 到這裏更不再作思索 大喊一聲 蒼鬚仙人 可憐可憐我吧 人隨聲下 逕不顧命的直往無底深壑之中 縱去 立時墜入雲中 頓覺風生兩臂 溫霧沾衣 周身都被雲包滿 下墜之勢本速 轉眼功夫 業已穿破雲層 漸漸望得見下面的景物 紀異原是是是留意 提着氣穩住身子 以便到地時 不致受傷 一見雲霧漸稀 忙往下一看 不禁悲喜交集 想喊未曾出口 不覺花明石秀 水有清華 一一呈現目前 身子業已落在一人掌上 容到那人將他從手中放下 慌不迭的抱住 那人 雙膝跪倒 哭求仙師救我母親一命不置 那人將他扶起 安慰道 你小小年紀 跋涉山

川 經行絕險 爲延母命 幾次奮不顧身 似你這等純孝真是難得 祇是你母前生之孽過重遊限已終 除了千年芝仙的血 便是神仙無能爲力 我連日正在封山修道 如非今日白眉老禪師姓李遣友來此傳諭 也難前知 既容你到此 必娶爲你設法 不過你母還有五六日壽命 那千年肉芝 現在峨嵋山凝碧峯太元洞內 受峨嵋派老幼羣仙寶愛 再有十二年便成了正果 取他生血醫人 談何容易 如今遠水不救近火 當時想叫你母不死 勢所難能 爲今之計 祇有拿了白眉老禪師所賜的百年末利之根 趁你母元氣未盡時 連同殘餘的幾粒靈丹 一同服下 不消片時 人便死去 再由汝選擇一好風水之處埋葬 等到九年之後 你己爲母積了許多功德 足何掩蓋前愆 同時必與峨嵋派發生淵源 再行拜上峨嵋 求來芝血 開棺救母 不但想死 還可長生 除此之外 不論仙凡 皆難爲力了 這是李寧大師法號寧一 上前拜過 說話的人 正是紀異連日所尋的蒼鬚客 旁邊還坐定一個中年和尚 紀異聞言 一聽乃母祇有十五六日壽命 不禁又驚又詫 又傷心 眼含悲淚 先朝李寧拜禮之後 重又跪問道 來時我母親靈丹 還有多半罐 預計可服二三年 怎便祇十五六日壽命呢 蒼鬚容道 這是你母慈愛 見靈藥日少一日 恐你傷心 特地行此拙計 用別的草藥 和成與

靈丹相似的丸藥 他本人却有鑒別 每日仍拿真的服用 一則免你徒勞之苦 二則藥盡即死 事出倉卒 你有祖父在旁 不致再生別的變故 用心可謂良苦 誰知差一點連母子最後一訣 都不能呢 話未說完 紀異一陣急痛攻心 哇的一聲 未哭出竟自閉了氣 暈死遠去 李寧道 此子至性 與小女英瓊 可相彷彿 無怪連近來不問世事的家恩師 都感動了 說時蒼鬚客已將紀異扶起 背心上打了一掌 當時緩醒過來 號咷大哭 蒼鬚客道 你哭有什麼用 我那守洞神獸 因為犯了我家規 幽閉業已半年 今日接了白眉老禪師法諭 才特地開了封鎖 由他將你帶到此地 仗着你天生異稟 兩次縱躍危崖 身輕奇險 以示冥冥中 業代汝母一死 以免逆天行事 你將來如果前靈不昧 等汝母復活以後 歸列我的門下 如自修好 必成正果 這九年之別 豈能算遠 還不聽我的話 快辦正事 紀異聞言 如夢初覺 悲切切重又拜倒 請求解救之方 蒼鬚客道 依你脚程 如知路逕回去至多七日可達 母子二人不可貪圖這數日之聚 那靈藥多服一粒的好處 到家以後 稟知汝母 和汝祖父 速將所餘靈藥 全數服下 過了三個時辰 再將末利花根 用酒研服 不消片時 人便死去 切忌放聲悲哭 九年之後 求來芝血 自可回生 我本想送你前往 任你歸途跋涉 也無非使你多受辛勞成

全你罷了。昨日白眉老禪師路過此地，見你在前山，逢人詢問，細算前後果命。李禪師也來此傳諭，另又給你四封柬帖，上面標明日月，到時開看，自有好處。老禪師以前，除九前輩中最有名者，劍仙今歸佛門，不久即成正果，飛升西土，你得蒙他垂憐，仙緣不淺。昨年之後，我仍在此等你，回去好好照我所說行事，這崖你下得來，却上不去，我仍命守洞神獸送你出去吧。說罷，喊了一聲阿良，便聽吽的應了一聲。紀異循聲注視，才看清四外景物，那地方並不多大，不過里許方圓，四圍削壁，拔天直上，形如一個深井，東壁最遠，有一道飛瀑，如白龍倒掛，下注成一個大潭，珠非玉屑，烟騰霧湧，隱閃轟雷奔盪之聲，洪洪不絕。頭上白雲翁莽，看不見天，地面一律坦平，滿種松杉梗楠之類，嘉木繁險，自成行列，西壁是個高大石洞，洞口磐石方大，可敵許，上置茗杯，便是蒼鬚客與李寧大師的坐處。這時那噴雲神獸，正從東面樹林之內，飛奔而至，到了蒼鬚面前，跪伏在地。蒼鬚客道：孽畜，今日如非命你，接引孝子，至少還得困你二年，還不肯他出去，神獸聞言，又吽的應了一聲，便起身走向紀異身旁。蒼鬚客說了歸途路徑，便命紀異騎了上去。紀異早已歸心如箭，叩了兩個頭，便縱向神獸背上。剛一騎好，那神獸早四蹄開展，跑將起來。紀異下來，昨是南面崖壁，見他只在地

上來回飛跑 並不住南崖上縱 好生奇怪 正自焦急 那神獸已是越跑越快 倏地呼的一聲 怒吼 就在山鳴谷應 餘音蕩耳之際 身上綠茸球 團團鼓漲 前足一抬 恰如飛鳥鑽天一般 直往頭上白云之中穿去 到了崖上停住 紀異縱將下來 先謝過了神獸 然後認準路逕 飛步往回路跑去 邊跑邊看 才知來時 走了許多的冤枉路 這時紀異 真是歸心似箭 路上差不多連歇腳飲食的時候都少 睡眠是自然更談不到 歸途路逕 雖有人指示 不走繞道 日子少了幾天 但是所受的辛苦饑渴 比起來時 還要勝過許多 縱是天生異稟 小小年紀 經受這多天的磨折勞乏 鐵打身體 也禁不住 在路上就種了病根 及至到家一看 祖父和母親正在相針悲泣 愁容滿面 異女見他空手回來 不禁有些絕望 且喜愛子無恙 明知必死 反到坦然 先還當是紀異不知自己假藥遍子之事 連忙斡了愁容 裝出笑臉 將紀異攪到懷中 剛喊了一聲么毛 紀異自是萬分忍耐不住 哇的一聲 放聲大哭起來 記光父女 當他沒有尋到雲夢山 路上受了委屈回來 已待溫言撫慰 記異已嗚咽着 一一說了經過 原來記女對於本身 雖然觀達 不以生死爲念 可是上有老父 下有愛子 那一根痛腸 也難割斷 不過運數所限 無法罷了 平日因知乃子生有至性 唯恐到時 又出變故 才配了些

假丹藥 好讓記異看了 見藥還多 以爲母親離死尙早 一則可以略爲寬一點心 二則免得情急出事 等真藥服完 忽然身死 他已無計可施 但是這短短兩年多的歲月 光陰真比黃金還貴 來日無多 去日苦短 總恨不能父女母子三人 朝夕都不離開藥才好 偏生記異一心想延乃母壽命 到處尋找靈藥仙草 記女憐他孝心 既不忍心 強加禁止 又想起如非他上次去尋無名釣叟 巧得靈藥 自己早已身歸黃土 或者能有萬一之望 祇得由他 後來見他窮搜巖澗 終無所獲 光陰已過了一年多 母子相聚之日越少 這才不準他再往外跑 這日記畏半夜出走 記女早起 看了他所留的書 再一計算餘藥 僅敷把個月之用 雲夢山遠在湖北 相隔數千里 記異年幼 不識路徑 身上又未帶着旅費 不但徒勞無功 不知要受多少艱難辛苦 中途折轉還好 要是一味冒險前進 母子便永無相見之期 有無災禍 更是難料 相要追他回來 他那般快的脚程 怎能追上 萬一兒子未尋到 藥却用盡 死在路上 連父女也不能永訣 豈不更慘 越想越急 不禁悲從中來 拿着那封書 就往記光房中跑去 剛一出門 便聽籬落外 記光與人說話的聲音 探頭一看 那人乃是無名釣叟 正與記光對坐談話 這一來真是如獲至寶 喜出望外 忙將氣一沈 略緩了緩步 先上前拜倒行禮 未及張

口 紀光見女兒手中拿着紀異所留的書 又見他張皇神色 已知來意 忙先安慰道 女兒莫  
心焦 我今日起得獨早 見了異兒留書 一查看 早就走遠 追他不上 知你見了 定要焦愁 平  
時我雖有些疑心 你所服靈丹 怎會還有那麼多 因為即使有假 事已至此 問明之後 徒增  
悲痛 也就罷了 適才正爲異兒出走着急 恰值無名仙師駕到說起 才知照日計算 真藥所  
剩無幾 我君壽命 已無多日 我正求仙師 再發慈悲 代將異兒尋回 你就來了 無名釣叟接  
口道 兩年以來 異兒這等至性至行 已動天心 到處都有仙靈默佑 休看他年紀太幼 道途  
險阻 此行定有所獲 適才爲令愛起了有卦 主於光兇後吉 異兒雖還得些日才回 蒼鬚道  
友 必能見到 異兒是他異日最心愛的衣鉢傳人 既允相見 無論如何爲難 也不能袖手 不  
過中間略有阻艱 過了這一關 令愛不特起死回生 還可得享修齡 我不去把他中途尋回 一  
則有事他去 二則特意使他多受一點辛苦 成全他的孝道 說已說明 無須再爲焦急 也不  
必去尋他 到時自會回轉 紀女聞言 自是轉憂爲喜 無名釣叟 原是路過 便道看望 坐  
了一會 又囑咐了紀光一片話 便自走去 經此一來 紀光父女 雖然略爲寬懷 無奈平時俱  
把紀異愛如性命 見他小小年紀 孤身千里涉險 怎不心痛 父女二人 每日從早到晚 盼

他早回 真是望眼欲穿 光陰易過 轉瞬多日 仍未見他回轉 那藥所剩易發管不了幾天 無名釣叟之言 雖不致誤 可是也有受險難之言 不禁又焦急起來 這日父女二人 因盼紀異歸來 說起前後道事 越說越傷心 正自傷愈 恰值紀異趕回 忽忽互說前事 父女祖孫三人 計議停妥 內中祇有紀異一人 最是傷心 紀光父女 俱認爲絕處逢生 萬想不到的事 除了殷殷惜別而外 把連日愁雲 全都打掃乾淨 并不怎樣悲苦 當下便照蒼鬚客所說行事 紀光先將家中現爲的食物 備了幾樣可口的菜肴 與紀女餞別 紀女雖然死去九年仍可還陽 在這生離死別之際 誰當着也是有些酸心 這一席別酒 三個人誰也吞吃不下 祇把那別緒離情 說個不休 勉強終席 天己不早 又備香燭 謝了仙神 算計不能再延 才將白眉禪師所賜末利仙根 連同餘剩靈藥與紀女分別服下 棺木只是兩口現成的大缸 早已備好放當院 掘成的深坑之內 約有個把時辰過去 紀女覺着頭暈身庸 沉沉欲睡 忙和紀光說了 紀光一按脉象 知是時候 使命紀女 盤膝坐在缸中 舌抵上顎 澄心息慮 瞑目入定 一面將備就的木棉山麻之類 將身旁四圍的空隙填滿 不消頃刻 紀女鼻間 忽然垂下兩根玉筋 氣息已斷 祇是全身溫暖 神色如生 紀光忙和紀異 將另一口大缸 合在上



面 將四圍浮土 陸續埋攏 那紀異眼含痛淚 早已傷心到了極處 祇爲紀光 恐紀女將死未死以前 聞得哭聲 亂了神思 再三禁止 沒敢哭出聲來 及至計女一死 那還忍耐得住 哇的一聲 沒有哭出 重又暈倒在地 慌得計光忙丟了鋤頭 將他抱起 一眼看到臉上 覺着神有異 試一按脈象 不禁大吃一驚 忙將他抱入房中 照穴道一陣按捏 費了好些手脚 才得緩醒過來 口中喊了一聲娘 便號咷大哭起來 強掙着要往院中縱去 計光含淚按住他道 孫兒不可如此 你母九年之後 仍要重生 全仗你一人修爲 你因在路 多愛山嵐惡瘴 大病已成 再不聽我的話 寬心自愛 倘有差池 不特你母重生絕望 撇下你爺爺老年孤身 何人扶持呢 快聽我的話 好好睡倒 不許妄動 等我弄藥 給你醫治才是 計異聞言 吃了一驚 方不敢強掙 嗚咽着剛說了兩句 孫兒沒有什病 爺爺莫焦

容 孫兒再往院中 看上我娘一眼 隨說還想起身時 猛的一閉頭 眼花 兩太陽直冒金星 又復暈倒榻上 周身火熱 人事不知 口口聲聲 祇喊着娘不止 計光見他症象已然發作 不致悶塞在內 略爲放了點心 一邊愛孫病危 一邊愛女身死 都是一般輕重 那邊一也須顧到 忽忍忍痛含悲 便先到院中 將浮土掩好 然後回身進房 仔細觀查計異脈象 原來計異在路上 連受風寒瘴毒 饑渴勞頓

又加憂鬱過甚 把病都積在裡頭 全仗體質強健 持支了這些天 可是身子越強 受病也越比 平常人厲害 到家時 已在漸漸發作 因計女臨難之際 計光通未覺得 適才見他粒米未沾

計光正一心專 注在女兒身上 祇當他是捨不得母親傷心過甚 不但沒有顧到 又強禁他悲

哭 計異連急帶痛 胸中那股紆鬱不平之氣 無從發洩把病全逼在裏頭 後來滿腹悲苦 實

忍不住 剛一張口 氣便閉住 容到計光將他抱起 看出不妥 病勢已現危急之象了 計光仔

仔細細診完了脉 查清病源 開了藥方 好在家中百藥俱備 便取湖水煎了 連洗帶服 這

一病直醫了八九個月 始行痊愈 把身上黃毛都脫了一大半 又養息了三兩個月 前後約有

一年光景 才行復原 計光每日都用溫語勤慰解釋 才將悲懷漸漸止住 計異病將好時 見

乃母墳頭無其蔽蔭 扶病在坟頭四外植了許多四季不凋的長春樹 這種長春樹 生自苗疆深

山之中 患別處不同 樹秧最易長成 不消多半年 俺是碧幹亭亭 狀如傘蓋 葉大如掌

甚是鮮肥可愛 祇有一椿壞處 這種樹祇生在高崖石隙之中 平地移植 易生白義 計光祖

孫都不知究裏 及至移植以後 第一年還好 第二年春天 便發現樹上有了白義 這種惡虫

並無眼睛 身輕透明 生就是一張尖銳的咀 看似膿包 却是厲害非常 無論多堅硬的東西

祇被他一鑽便透 往往山中人家房窗戶壁 看是好好的 忽然整個坍塌成了一堆灰沙 便是受了此物之害 而且孽生極速 無法摸滅 有了這東西 不特沙洲生那片竹屋 要成灰燼 就是地底兩口大缸 日久也難免被他鑽透 紀女尸骨如爲白蟻所毀 縱是大羅神仙也無法使他還陽 這一來怎不把紀光祖孫嚇例 忙想方法除滅時 誰知那東西越來越多 饒你早晚不停手 看看將完 一會又復大批出現 紀女尸骨又因地氣所關 萬不能移 急得紀異晝夜悲泣不止 末後竟睡在墳上仰天號泣 誓以身殉 紀光既痛愛女 又憐外孫 正打算往桐鳳嶺無名釣叟那裏求救 也是紀異孝感動天 第三月天將明時 紀異伏墳痛哭之際 忽聽樹上有飛鳥振翼之聲 仗着天生夜眼 抬頭一看 從空中飛落許多白鳥 正在繞樹上下飛翔 啄木之聲 密如串珠 撒豆一般毫不休歇 轉眼天明 往樹上一看 那鳥生得俱是 雪也似白的毛羽 與鷹差不多大 個個紅眼碧睛 鐵爪鋼喙 神駿非凡 見人甚馴 所啄之物 正是樹上的白蟻 加上鑒別之力極強 往往一塊好地皮 吃他鋼爪落處 便抓起一塊泥土 底下必是白蟻所往下鑽的巢穴 內中總有成千成萬的白蟻 蟻穴一現 紙見鳥啄亂落如雨 頃刻吃個淨盡 原來這白鳥 苗人名爲銀燕 乃是白蟻的尅星 專以白蟻毒虫之類爲食 集羣而居

許多惡鳥 見了他都得遠避 這些初生不久的惡虫 那經得起他一陣啄食 一天過去 蕩然無存 這些異鳥初來時 紀光已聞聲出視 後來看出所掀起的蟻穴 俱差不多都是二三尺深淺 知道惡虫初生 入土未久 於事無害 不由寬心大放 紀異更是喜出望外 把那些異鳥 愛如性命 感同恩人 惟恐其食完白蟻走去 倉卒間又想出替代替之物 便和紀光商量 把家藏許多吃的東西全搬出來一試 祇鳥一食 便可作日後準備 誰知那鳥性子奇特 末光祖孫搬出許多東西 連看也不看一眼 祇管繞樹飛翔 却不領主人的盛情 末後紀異一時情急 無物可取 連鹽也抓了兩把出來 這回居然有了奇效 還未撒在地上 那鳥已向手間啄來 喜得紀異慌不迭的將鹽一撒 回身便跑 將家中存鹽 略留少許 餘者全都搬出 羣鳥把鹽吃得高興 竟引頸交鳴起來 音聲清脆 如同金玉交響 甚是娛耳 由此這一羣十餘隻銀燕 從此留在沙洲之上 再不飛去 三兩年後 便成了一大羣 紀異本領日增 除了侍奉外祖 靜等乃母復活外 閒中無事 便以調鳥爲樂 那些異鳥 本來靈慧非常 一教便會 後來竟與紀異成了形影不離 在家還好 每一過湖出遊 鳥羣便飛起空中 相隨同往 紀異嫌那木漿不趁手 紀光又給他打了兩條鐵的 因想給女兒和自己 積點功德 以爲九年後女兒

復活之基 自從紀異痊愈以後 便收拾好了藥囊貨箱 不時往來於雲貴川黔苗疆之中 以賣貨行醫爲名 濟人行善 端的做了不少好事 遠近苗民 俱稱之爲公而不名 除了少數不知道的生苗外 無不十分敬愛紀光初出門時 也曾帶過兩次紀異 原因教他歷練 就便了爲自己膀臂 誰知紀異 生性剛直 愛打不平 在苗民區內 爲不識不知 民俗蠢厚 又都尊崇紀氏父子 還不常有不平之事 一至鬧市城鎮 或是漢苗雜居的所在 少不得便以勢凌弱的事兒發生 紀異看在眼裏 怎容讓 一見便伸手 伸手便是亂子 紀光雖也是扶弔抑強 甚而還命紀異去代作之時都有 却不是這樣明張旗鼓的胡來 不由害了怕 仗着自己地靈人傑 又會一身武藝 一個人足可對付 真遇勁敵 再回來喊紀異前去相助 也還不遲 因此稍生一點的地方 便不再許紀異同往 紀異雖然不願 一則不敢違命 二則自從鬧過白蟻之後 每次出門 日子一久 便不甚放心 怕的有別的虫豸之類 毀傷母墓 一想到總恨不能插翅歸省 尤其那一羣銀燕 紀異走在那裡 都飛在穴中跟着 萬一墓上又有白蟻之禍 那還了得 心中雖想跟着外祖父出去跑 事實上却有許多礙難 再經紀光 再三勸說禁止 也就罷了 於是紀光老是獨行獨往 留下紀異看家守墓 紀異閒來無事 除了把紀光所

教的經書和武功 一一溫習苦練外 不是帶了一羣銀燕在湖中打漿爲樂外 便是上山行獵下水摸魚 紀光每次出門 至多不過一二月光景 祖孫二人除了處巴巴盼着九年之期快到外 日子過得甚是安樂 當紀光第一次在江邊榴花姊妹茶棚中 救人的頭一天 紀異因紀光新從遠地回家、這次出門祇在近處 與人送貨 至多不過兩三天耽擱 想給外祖弄些素常喜吃的好菜 往附近一座懸崖叫着黑峯平的去捉兩個活的山雞 好在沙洲四面環水 人獸俱難飛渡 便將門返扣 帶了一把苗刀 和兩樣暗器 也不坐那隻小船 先把衣服脫下來 照往常往空中一扔 便有兩隻爲首的大銀燕飛過來 用爪抓住 然後口中啣住刀和暗器 洩過湖去 到了對岸 將手一招 接過銀燕所抓的衣服 重行穿在身上 一聲長嘯 拔步往前跑去 那兩隻爲首的大銀燕 便領了這一羣雪羽 約數百 紛紛升起天空 旋成一個大圓陣 隨定紀異前進 銀光閃閃 映日生輝 趁着朱目碧睛 真是好看已極 紀異脚步如飛 不一會 眼看快到黑峯平 紀異又是一聲長嘯 將手朝四外天空一陣亂指 又朝天比畫了一個大圈 那些異鳥也真靈慧 祇聽爲首二鳥聲 如鸞鳴般吟嘯了兩聲 鳥羣立時上升雲空 分散成了兩個單行 分左右朝前抄去 等紀異還未到坪上 那些銀燕前端

已由分而合 每隻相隔丈許 成了一個里許方圓的燕陣 將愚蜂平那一塊地方 團團圍住 各在空中停住 祇將兩翼招展 不往前飛 遠遠望去 好似天上星光 集成的一圈銀虹 煞是奇觀 紀異自從餘馴訓練好了這些異鳥 除有時成心和鳥獸力搏逗弄外 打起野味來 先將燕陣排成 然後隨意祇須指揮 那些異鳥便照他吩咐 憑着鐵喙鋼爪凌空下擊 要多要少悉憑意旨 休說像山鷄一類的飛禽 便是虎豹豺狼 這些猛惡的野獸 也非敵手 可是紀異從不貪多 祇够食用便罷 這次想捉兩個活山鷄回去 祖孫二人下酒 二則想醃臘些來過冬 故此先將燕陣排成 從空中包圍上去 以便挑肥的捉 那黑蜂平僻處萬山叢莽之中 乃一塊數十畝面圓的平地 地上芳草蘼芊 四外崇岡圍繞 溪流縈帶 繁花如錦 掩映生輝 端的是一個好所在 那裏不但山鷄甚多 還有一種墨峯 釀出一種紫蜜 為補陰聖藥 以前無人去過 自被紀光祖孫發現 才取了這墨峯平的地名 近平一帶 路雖悠戲 紀異仗着身輕力健 穿行樹杪 縱躍如飛 不一會已到平上 如照往時 那些山鷄大都三兩為羣 不是蹲伏地上 便是臨流照影 繞着光平的崖石飛鳥 一見人來 必定驚飛而起 紀異如懶得親身捕捉 祇須揀定那燕個肥的 口中長嘯 將手一指 空中銀燕自會分出一二十個追將

下來 用鳥爪將他抓住 甚飛省力 今日平上山鷄俱不色何往 一隻形影俱無 紀異并未在意 便往平側一片樹林之中搜索 這林中也有片小空地 盡是細沙 山鷄常時在此伏卵 紀異以爲至不濟總要遇上幾個 身入林中一看 地上落英繽紛 卵巢其多 要尋山鷄 仍是一隻沒了 正在失望奇怪 忽聽那兩個爲首的與燕連聲吟嘯 知自鄉現 連忙縱出林來 看時 并不看山鷄踪影 兩隻大銀燕已由空中朝自己飛來 轉眼落下 紀異將兩條精緻也似的臂膀 往腰間一撐 兩燕便集在上面 紀異一見這等形狀 照着素來習慣 分明是要自己立時回去 好生不解 忙問道 這裏山鷄都逃完了麼 怎的那旁根內還有那麼多雞下的蛋 還不快給我找去 說吧便下號令 長嘯一聲 兩燕只管延頸連鳴 意似催他速走 動也不動 紀異性情強固 要做什麼 不成不休 不由怒道 我不信那麼多的山雞 半個多月功夫 全絕了種 今天不捉到幾個 無論如何我也不回家 你們還不給我找去 說罷將雙臂一抖 又是長嘯一聲 將手抱着四外亂指 意在命空中燕羣分散開來 四外找尋 爲首兩燕 這才勉強慢騰騰飛起 飛到高空 朝左側面飛去 那空中燕羣 竟不似平日那麼聽話 不但未跟着飛去 連陣勢都一齊散亂 集我一起 背着爲首雙燕的去路 似在緩緩後退 再看領首雙燕



一面緩緩前飛 不時回首長鳴 意似引路 紀異離是驚詫 絲毫沒有覺出今日情形不妙 只回頭朝着後退的羣燕 罵了兩句 偷懶的畜生 便朝前雙燕跟去 那經行之路是草平盡處的一角 對面是一座廣崖 中隔溪流 寬可丈許 一縱而過 這墨蜂平 紀異父子 雖然過幾次 因爲東西南三面 巖石雄秀 水木清華 俱會遊到 獨這靠着北面的一角 祇紀光採蜜去過一次 那裏不但荒巖濯濯 草木不生 而且巖盡處 忽然下落數十丈 中藏一條暗谷 谷口一帶 雖也草花繁茂 可是目光所及 祇能看到入谷十來丈遠近 谷裏面既極深黑 看似無路 常時還有成千成百的墨蜂 飛出飛進 那墨蜂與常蜂不同 螫刺長而有鈎 其毒甚烈 螫人疼癢交作 多日不愈 紀光因平上花樹間 也有蜜可採 知道那谷深處 必是蜂王多年老巢 在坪上採蜜還可 人一近到谷口 谷中的蜂 便羣飛出 追來螫人 這等虫類 僻處深山 人不犯他 與人無害 多殺有傷天和 再加蜂羣太多 又極愛羣 招惹不得 又加谷中死氣沈沈 斷非善地 曾經再三禁止紀異 不可進去 紀異也覺谷中無甚異致 谷中那點草花 平上儘多 蜂羣尤其討厭難惹 從未去過 今日也是一是任性 執意非尋到山雞不可 以致惹出事來 雖然因禍得福 畢竟日後樹下一個強敵 糾纏不清 直與兩上峨嵋 求了玉清

大師相助 才解了這場冤債 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紀異快到谷口 那前飛雙燕 已是越飛越高 沒人雲中 祇剩兩個白點 在當空盤旋不進 路太險岸 紀異一路竄高縱矮 跑高興了 目光祇注到前面 也未留神別的 剛一進谷 一眼看前面谷裡 有一團黑影閃動 彷彿文彩斑斕 先當是什麼野獸 潛伏在內 紀異目力本強 再進前幾步 定睛一看 竟是成千成萬的山雞 每隻俱將雙翼展開 一隻疊一隻 厭住一堆 動也不動 看見人來 意下有些畏懼 互相昂首伸喙 作出風鳴之狀 不知怎的 却飛不起來 鳴聲也甚低微 秋秋不己 蜜如串珠 紀異暗忖 尋了這一會功夫 通沒尋到一隻 不料全數聚伏在此 記得這裡蜜蜂最多 幾時改做了山雞的巢穴 今日一個墨蜂都未見 正往前進 距離那一羣山雞 祇有兩丈遠近 垂手可得 忽然脖子上一涼 從谷頂滴了一點水下來 用手一摸 粘膩膩的 抬頭一看 乃是一個大有兩丈的蜂房 那墨蜂身上顏色漆黑 所製成的蜂房 却是白蜂 置在暗中 還有些微亮光 衣得很顯 心想這大蜂巢 那蜜不知有多少 等到捉了山雞之後 趁着蜂羣不在 取些携走 豈不是好 略一端詳高下 取時並不費事 便跑到那一堆山雞跟前 覷準兩三個又大又肥的 伸手便捉 那些山雞 好似失了飛翔之力 祇管將頭搖擺驚鳴 一隻也不能飛起 紀異的雙手 剛捉

住一隻 往上一提 猛覺那山鷄下沈之力甚大 好生奇怪 細一看底下伏着的 俱是他的同類無什牽絆 因爲這東西 己不能飛逃 返覺多取無什意思 又要想取蜂蜜 便取了身帶的麻索 一共捉了五隻大肥山鷄 除第一隻 似有大力量在下面吸住外 餘後幾隻 捉時俱極輕易 紀異也就沒放在心上 綁好山鷄 意欲命銀燕帶走 長嘯了兩聲 不見雙燕飛下 恐蜂羣回轉 不好取 祇得將五隻鷄綁在一堆 提起走向蜂房之下 拔出背後苗刀 兩足一點勁 飛縱起有七八丈高下 對準蜂房一角 一刀坎去 這一段地方 兩岸合權 形如覆盃 乃谷中最低最暗之處 那成千鷄羣覆翼之下 原伏着一個身受重傷的妖人 紀異當時 如果取了山鷄就走 本可無事 偏巧在無心中 發現那數百年的蜂王巢穴 蜂羣雖爲妖人弄死得乾乾淨淨 一個無存 可是房蜂上 設有妖人禁制山鷄的邪法 紀異這一刀不要緊 恰巧砍在緊要所在 將妖人的一塊合木砍斷 破了禁法 刀過處 克咬一聲 一片火光飛濺 紀異不由嚇了一跳 腳剛及地 便聽吧達一聲 連蜂房代密 砍落了一大塊 紀異聞得清香撲鼻 知是最上好密 方自心喜 忽聽身後一聲長吁 接着便是呼呼展翼之聲 如同湖湧一般 那一大堆成千成百的山鷄 倏地紛紛鳴嘯 此撞彼擠 直往谷外飛去 頃刻之間 風捲殘云 一齊飛

淨 紀異見山雞一齊驚走 飛出谷去 也沒細看身後 剛要將刀插入蜂房以內帶回家去 猛  
又聽谷頂巖石 有了崩裂之聲 恐巖石墜落下來壓着 忙即將縱開 上面兩丈大小的一團極  
大墨影自己墜下 落在地上 喘的一聲巨響 震得山谷俱起回聲 緊接着一片白光從谷頂射  
將下來 黑暗之中 驟得光明 立時眼前一亮 紀異聽那響聲 大而發飄 不似巖石 等塵  
土稍靜 近別一看 正是上面懸着的那個大蜂房 因為近根之處 被紀異適才連坎帶受人  
震 雖然年代久遠 比起尋常蜂巢堅固得多 怎經得起這種天生神力 那一刀又恰坎在緊  
要所在 全身太重 漸漸支持不住 整個墜落下 底部中心還連着一塊巖石 這谷頂本來有  
一條縫隙 可透天光 直達谷底 寬仄大小不一 祇蜂房附近的所在最大 偏巧有一面巖石  
爲蜂房却佔 日久年深 蜂房越積越大 將透光之處 完全塞滿 餘者也都都被谷頂老藤蔓草  
遮沒 看不見天 所以終年黑暗 蜂房一落 上面天光透下 全谷通明 紀異見那蜂房外面  
如附霜雪 其白無比 成千累萬的蜂巢 約有一指大小 祇當中一個蜂巢 比盃還大 高  
一挑破 那蜜却像紫玉一般 又香又亮 知道外祖看見 必定歡喜異常 樂不可支 正在微  
興 那大峯巢中忽有兩點豆大的金光一閃 低頭細看 內中竟伏着一個大如碗鉢的墨蜂 金

光便是蜂的二目 蠶髮如鐵 銳同針鈞 生相甚是猛惡 紀異雖常和毒蛇猛獸斷併 這等毒惡的大蜂却是頭一回見到 料是蜂王無疑 知道這種東西一鳴則萬蜂全集 不是鬧着玩的 先還不知蜂王已爲妖人弄死 不由吃了一驚 忙將苗刀按着蜂巢出口 一面回手取了兩隻毒箭 準備隔巢打去時見那蜂雖然神態如生 却是無怎動作 試拿那毒弩的尖符集中一撥 竟連動也不動 才知己死多時 仍不放心 便用毒箭刺去蜂身 挑將出來 扔過一旁 暗忖這塊蜂房 如此大法 怎生帶走 如分幾次搬運 又怪走後

## 第二回

入古穴遇怪墨蜂坪  
悟前因洩機青竹筒

爲別的野獸毒虫跑來侵蝕作踐 想了想 決計先將蜂蜜帶走 便揮刀朝着蜂房底部砍 那蚌房甚是堅硬 適才砍第一刀時 已然缺了口 但是除此之外 別無利器 仗着刀猛力沉 被他一陣亂砍 居然砍到中心 眼看七八尺方圓 尺許厚薄的一塊紫蜜 就要到手 忽然一刀砍上去 耳聽玲底一聲 光華火星 一齊飛濺 接着又聽遠處金刃觸石之聲 丁的響了一下 立覺手上一鬆 低頭看時 手中那柄苗刀 已然斷去半截 脫手飛去 斷處齊整的和快刀

削物一般 那蚌房三面俱被砍斷 祇剩着地的大半截 中心露出一點光華射眼 祇着不出中  
有何物 紀異素性倔強 握緊那大半截苗刀 運足神力 朝那放光之處 又是一刀砍去 又聽  
瑣的一下 聽如龍吟 餘音猶自在耳不絕 手中苗刀又斷去了數寸 飛震出老遠 落在前面巖  
石之上 那光華便長大了些 這回勢子既猛 力也略偏 將那放光之處的紫蜜 斫裂了一塊  
才看出那放光的是紫蜜包着的一段形如寶劍的兵刃 那鑿鋒快苗刀 遇上就斷 其利  
可知 便不再亂砍 祇將那柄斷苗刀 朝着那劍週圍 一陣砍削 紫蜜紛紛碎落 不一會  
先從蚌房前面 現出上半截 果是一柄寒芒射目 晶光照人的寶劍 不由喜出望外 這時也  
不再顧惜那蜜 先將蚌房底部用斷刀扎斷 使其全身裂而爲二 急急推過一旁 露出劍柄  
手握住一拔 竟拔不動 先用手一陣亂搖 覺得有些活動 這才將雙足端在那其堅如玉的蜜上  
兩手握定劍柄 運足平生之力 大喝一聲 噲啞一片微聲 一道寒光已隨手而出 紀異一  
時心喜 用力大過 一個收不住勁 倒退出去老遠 幾乎仰跌地上 甫一站穩 又縱回原處  
縱時 身後衣服似被什麼東西扯了一下 一則紀異動作迅速 二則劍已到手 心花怒放  
通沒理會 人到試舉劍朝那上半個蚌房來了一下 因爲愛惜過甚 先還不捨用力 誰知就

這輕輕一劍，便一揮到底，通沒絲毫阻滯，益發愛如珍寶，歡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剛想用劍將那蜜後而當中附着的一塊巖石，連那外皮剝斷，再分成四塊，以便網在一起，頂在頭上，帶回家去。忽然一陣陰風，從身後吹來，吹得周身毛豎直豎，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不由吃了一驚。連忙回身一看，從身後適才大羣山雞覆下之處，站起一個披頭散髮，怪眉怪眼，周身浴血的怪人，手中拿着一個斷毛尾的蠅拂，瞪着一雙血也似紅的雙眼，正緩緩朝自己身前走來。這時紀異年已漸長，常聽紀光說起江湖上許多異聞奇蹟，知道這人非決善類，剛要開口，那怪人已自惡狠狠發話道：你真人爲了此劍，和那墨蚌受了千辛萬苦，被你這頑童來享現成，念你年幼無知，真人不與你計較，快快將他放下，饒你狗命，否則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紀異先見怪人，本就有些疑他是妖人一流，一聽他口出不遜，如何能以容却忍，便回罵道：你到底是人是怪，所說的話，全沒一絲毫准頭。這劍藏在蜜中，我也是得發見，你既說是費了千辛萬苦，如何不取，分明見我無心中得了此劍，想半途打劫，却又說我享現成，再絮絮叨叨，休怪我翻臉將你殺死。這深山荒谷裏頭，你連冤都沒處訴去，說時劍指着怪人，大有躍躍欲試之狀。那怪人先原帶着滿臉獠惡之容，大有上前伸手神氣，及

至聽出紀異說話的聲音 與尋常小孩不同 再定睛一看 形神骨格 不禁心爲驚異 心中  
念頭一轉 立時收住脚步 改了和緩的口吻答道 我乃赤城散仙 七真人便是 此谷乃昔年  
天玄子感寧 修道之所 祇爲成道之時 諸魔齊來紛攪了三天倆夜 他俱不爲所動 直到  
末一晚上 忽然來了一個千年妖狐 感寧不知怎的一來 竟自中了他的道兒 走火入魔 將  
內丹失去 等等清醒時等 妖狐元陽已得 正要走去 感寧知道中了暗算 當時急怒交加  
將一口煉魔的寶劍 對准妖狐擲去 這一劍只斷落了妖狐一隻後腿 同時感寧本身三昧真火  
也自發動 就此化去 那劍無了主馭 便穿在谷頂上面石壁之中 後來感寧的師父條煩子趕  
來 見愛徒已死 算出前因後果 留了一塊竹簡 和天玄子所遺法書 寶物埋藏谷底 簡的  
上面戴明這段因果 說感寧十三劫後 仍要回到此地 劍斬妖狐 收回原物 只是事前要受  
萬蚌刺體之苦 以償前生殺孽 才能得劍成道 因恐此劍爲人得去 特用仙法 招來一大羣  
墨蚌 築巢谷頂 日久年深 那尋蜜越積越厚 竟和玉石一般堅實 休說半截劍柄 連劍的  
光華 俱被遮住 這裡地勢既極幽僻 又是窮山暗谷 羣蚌之中有一蚌王 更是厲害無比  
故此四五百年以來 從無一人知道 到我出家學成道法 默參先天易數 才知那天玄子感寧



乃是我的前身 應該到此重得此劍 我知蚌羣厲害 有人壞他老巢 勢必全數出門 不死不止 我恐一人勢薄還特地約了一人相助 三日以前 來到此地 先尋着了谷中藏珍戚 和那面竹簡 去除滅蚌羣 取那故劍 誰知我那同伴 起了貪心 竟乘我方在行法緊要關頭 懷寶逃去 我獨自和萬千毒蚌 鬥了三日一夜 直治昨晚方將蚌王用法術治死 可是我因打坐 運用元神 與蜂王交戰 不能顧及肉體身子 被那成千累萬 不怕死的毒蜂螫了個體 無完膚 後來雖仗我仙法 將蜂王和萬千同類一齊處死 已是遍體鱗傷 我知那蜂羣極毒 傷口不見風 須要先將本道的毒 清除淨盡 方可用仙丹調治 便將本山許多山雞拘來 用法術住禁 使他展開雙翼 用前胸覆在我身上 挨着層次翻轉輪流 代我將蜂毒吸去 祇惜當時疎於防範 以爲地處深山窮谷之乃 上下形勢如此險峻 決無人敢前來 誰如才收了一半功效 你便趕來 那些山雞俱受我大力仙 禁治 看去不大 沒有千斤神力 休想拿得起他 我見生人到來 甚是着急 看你志在得雞 不是存心和我爲難 特地鬆了幾隻 心中巴不得你得了幾個便走 不會想你又飛刀砍密 無心中將我一塊令牌砍落 破了我的禁法 羣雞解禁 我已恨你入骨 還念事事出無心 勉強忍住 後來蜂巢墜落 益發貪得無厭 想這

蜂巢 與我那口仙劍 一齊盜走 我這才起身 憑我仙法 取你性命易如返掌 祇爲我見你 雖然年幼妄爲 質地却還不差 再者你原是事出無心 特此網開一面 現有兩條活路 由你自己挑選 一條是即速跪到 將劍獲還 拜我爲師 另有分派 那密也給你一半 從此便隨我修道 有成仙之望 此條於你最是有益 還有一條 便是將劉獻出 我仍臥在原處 你祇照我吩咐 拿着我的禁符法牌 前往崖上廣坪 朝着那羣山雞棲息之所 連揚二次 便即回身到了谷口 將禁符法牌 分到埋藏在谷口外面 然後敢密自去 祇在三日之內 不准向人提起 我不但不究既往 日後我自會來尋你 還有別的好處 妖人這一席話 如換旁人自然上當 無奈紀異生來至孝 起出連遇無名釣叟 蒼鬚客二位仙人 俱因乃母之故 不會動念相隨 此時更是要守乃母藏谷之所 靜候復活期至 便是叫他即刻成仙 也不肯捨此而去 何況妖人神情詭異 素味生平 口口聲聲 又要他那柄無意中得來的心愛寶劍呢 沒等妖人把話說完 便搶答道 你不用再往下說了 我也無論你是怪是仙 你不惹我 我也不會傷你 這劍和密俱是我親手得來 蜜還可分你一些 這劍是我心愛之物 如何肯送你 我這幾年不能離開此山 既不想成仙 也不想什麼好處 祇不過我家專好助人行善 你如真是受傷爲難 需

人相助 辦得到的 還可以帮你一個小忙 別的再休提起 妖人原看出紀異力大身輕 稟賦奇異 自己身受重傷 利器又到了人家手內 所以才軟了口風 滿想把紀異收歸門下 豈不人寶兩得 却不料他如此老辣 恫嚇軟哄皆不爲動 不由勃然大怒 正要發作 二次又一動念 勉強抑制 仍裝笑臉哄說道 你這孩子遇見這等曠世仙緣 竟然無福消受 那劍雖是我前身之物 既經你手 難道我能白取你的麼 你既非要不可 好在我的劍到時自會飛回 且讓你玩上幾年也不妨事 那些峰蜜 索性也一齊歸你 祇是你拿我的寶劍 須得替我辦點事兒 可能應允 紀異問道何事 妖人答道 我身受毒峰所螫 餘毒未盡 被你無心中 破了禁法 且喜未見日光 祇多受一日一夜苦處 我那法牌 還有一面在此 我這裏行法 你可拿了此牌 去至谷外高崖之上 照先前所說 將那羣山鷄爲我拘來如何 紀異人本直率 這時忽然福至心靈 看出他說話時 雖然裝着笑臉 二目隱露凶光 而且先前的話 說得那般狠惡 這時却又如此遷就 斷定其中有詐 祇是適才已然應允相助 不便返悔 想了想 且不接他令牌 說道 帮你忙到可以 只是得讓我將這些峰蜜 運將出去 然後方能照你所說行事 妖人見他聰明 也恐有詐 怒聲答道 你如取走不來呢 紀異笑道 你休小看我 我也是仙

人蒼鬚客的徒弟豈能說了不算。這裏有陽光，你也遇不來，再說我要不幫忙。明說出來，誰還怕你不成？我不過因為適才那羣山雞飛出時非常紛亂，想將這些蜂蜜先運到崖上。替你辦完了事，立時就走。豈不爽利？妖人一聽，他是崑崙名宿弟子，暗自吃驚，知他倔強軟硬不吃，心中靈慧。適才言中微有漏洞，便被他聽出。自己目前畏懼陽光，本想當時行使妖法，又覺事尚有變，萬一決裂了，事再不濟，更是晝虎成犬。好在元氣身體復原之後，不患收拾不了他，只得再三強忍，怒氣分解道：「你這孩子，小小年紀，心眼特多，既不放心，我將這面法牌放在地上，我仍回臥原處相候如何？」紀異聽他一分辯，越發起疑，因想弄走那蜂蜜，也不說破，笑答道：「這樣也好，我不但愛這塊蜜，連這蜂巢也要帶回家去。反正你不要他，我就來幫忙。」說時，見妖人已回至適才峯羣覆翼之處，一個石穴之中臥倒，果然那石穴外面，死墨峰堆成一圈，紀異也不再說話，先將中心兩塊好蜜，用劍穿起，挑舉起來，跑出谷外，連往崖上，見那雙燕也，跟了回來，最口長嘯，將手一招，便自飛下。紀異道：「你兩個能將他們喚回，將這蜜運回家去麼？」雙燕雄言，鳴聲似允。紀異大喜，一連幾劍，將蜜都斫成碗大小塊，囑咐了雙燕幾句，匆匆回轉谷中。妖人並無動靜，又挑了些些而厚的蜂蜜，連那五隻山

山雞一齊提出 到了崖上一看 大羣銀燕 業已飛回 將第一次的蜂蜜 抓運回去 紀異原意 裝着連蜂蜜和巢 俱要運走 好剝妖人不防 第三次回去 好相機行事 及至二次將蜜 交與羣燕 王待回身 那爲首雙飛 原本通靈 忽然飛近身來 脚住衣角不放 另一個便去將那五隻小鷄 抓飛過來 情知有異 定睛一看 那五隻山鷄 已有四隻口流黑血 毒發身死 又見雙燕脚衣不放 似有阻他入谷之狀 便對雙燕說道 我知道 他是壞人 不過我將話已經說出 不能失信於他 總得有幾句話交代 這厮畏懼陽光 手中又對有兵器 我決不會上他的當 你們祇管帶了蜂蜜飛回家去 等我就是 說罷一抖衣角 掙脫雙燕 三此住谷中走去 剛達谷口 便聽谷中 妖人怨詈之聲 進谷一看 妖人仍臥原處未動 好似嫌等得時候久了 在那裡怨罵 紀異也不理他 這次不再取蜜 猛一縱步上前 將那面法牌 拾在手內 身剛站起 便見妖人似要坐起 連忙縱回原地 心中一動 又改了主意 便用手中劍 指看妖人說道 適才我還忘了問你 那些山鷄 替你消毒 你到好了 他們不知也有害麼 妖人本已忿怒到了極處 聞言不假思索 厲聲答道 這些野鳥 原是供人吃的 他雖然吸了毒 難免一死 但是受了我的仙法超度 轉却便可成人 豈不便宜 祇有你這駭孩子 遇見這等曠世難逢的仙緣

却將他當面錯過 如今我一切都不與你計較 還不快些照所言行事 祇管絮叨 惜得你真人發怒你就悔之無及了 紀異早看出他色厲內荏 一面端詳好了退路 等把話聽完 成心嘔他道你怎的又發狂言 這寶劍和蜜蜂是我親手得來 一不該二不欠 幫忙是人情 不幫忙是本分 再者我素來不喜多殺生靈 就說這裏的山雞 我有時也喜歡捉兩個回去 與我外祖下酒 一則所傷不多 二則我們又無求於他 那像你這等狠毒 成千累萬的全數抱來 為你吸毒 救完了你 便全數毒發慘死 這等事 豈是修道人所爲 適才我如非看見幾隻中毒而死的山雞 幾乎上你的大當 如今既已曉得 怎肯助紂爲虐不過我答應了你 不能白說 剩的這些峯蜜 送你吃就是 你屢次出口傷人 依我皮氣 就難饒你 念你身受重傷 我不與病人一般見識 如有本領 祇管使來 我要失陪了 說時谷頂峯巢舊址 已在那裏隱隱作響 彷彿風雷之聲 一則音聲微細 紀異祇顧說爲高興 沒有留神 那妖却又是正在氣恨頭上 再一聽出紀異 言中有了返悔 益發急惡攻心 暗挫鋼牙 一心准備忍着當時苦痛 置紀異於死地 也有江到別的 等到禍變發動 己自無及 所以兩下通沒絲毫覺察 還是紀異顧慮既少 耳目又靈 說到未倆句時 已聽出谷頂風雷之聲 越來越大 心中詫異 祇疑是妖人弄鬼

手中按劍 足底下早加了勁 準備着退逃之勢論起紀異平時 原是胆大包身 任什麼厲害的毒蛇 猛獸都不害怕 這次忽然福至心靈 處處都加了防備 一面又覺得妖人身帶重傷 勝之不武二則平日誰聽外祖母親 談起江湖上 許多怪異之事 到底怪物妖邪 是什麼樣子并未親眼目覩 這人不過形相生得醜陋 說話凶些 不值他計較 心中時刻都存退想 毫無鬥志 一聽谷頂作響 將手中法牌照准妖人一切 說聲你這厮不識抬舉 我不理你了 說罷 雙足一按勁 便住谷口縱去 脚方着地 猛聽山崩地裂一聲大震 紀異未見過這等陣仗 不由大吃一驚 那敢回頭細看 仗着身輕腿快 更不停留 接連幾個縱步 便到了崖上 那轟隆隆炸爆之音 震得四山 都起回應 兀自響個不絕 估量相隔已遠 紀異一面飛縱逃走 驚慌忙亂中 偷眼回頭一看 妖人並未追來 那座暗谷 却已整個震塌 一片紅光 剛剛閃過 百丈塵中 隱隱約約 見有一道黑氣 從谷底飛起 比箭還疾 直往西北射去 別無動靜 紀異不知究竟 脚底仍自飛奔跑完崖上坪地 正待跑將下去 往回路逃走 忽聞銀燕鳴聲 抬頭一看 那爲首雙燕 已領了那成千成百的同類 銀羽蔽天 摩空而來 到了紀異面前 那爲首雙燕 先自落下 飛隼紀異兩眉之上 啣着紀異衣領便扯 紀異一面跑 口裡問

道：後面有妖怪追我，你還扯我回去麼？雙燕長鳥示意，紀異素來信任這兩隻爲首的大銀燕，每次出遊，祇要聽他飛鳴引導，無不如意而得。立時便停住了脚步，雙燕果然飛起，仍在前率領後面羣燕，住那震塌的暗谷之中飛去。紀異暗忖：起出入谷時，雙燕曾經表示不願前去，雖經自己逼了同往，越飛越高，不敢下落，別明害怕已極，果然遇見妖人，及至自己三次入谷，率性啣了衣角攔阻，又遇見妖人發怒，山谷崩塌之事，這時如何反要自己回身，再入險地，莫非適才大聲炸裂，不是妖法，乃是天生地震，那妖人身受重傷，行動遲緩，被這一震，死不成，一路尋思，燕羣飛行迅速，已達谷頂上空，爲首雙燕先長鳴了兩聲，銀燕已同聲回應，紛紛翩然飛下，直往灰塵影裏投去，那暗谷自適才一震之後，紀異來回一跑的功夫，餘響漸歇，祇激起數十丈烟塵，在那裏緩緩下落，紀異目力本來極住到了一看，塵影中銀翻羽飛，剝啄之聲，噪成一片繁響，那爲首雙燕，却是盤空下視，鳴聲不絕，意似在那裏監督，紀異見那灰塵甚厚，不能入內，知道這些銀燕，個個精靈，必有所爲，便由他們自去，自己奔跑了一陣，也覺有些力乏，便坐在坪前崖石之上，看他們有何發現，約有個把時辰過去，塵沙雖小了些，因爲雁羣飛啄，仍未完全靜止，僅能分別一些塵影中的景物罷了，紀異見千百銀雁



空自在沙石塵影 抓擲飛鳴了好一會 毫無所獲 正有些見不耐 忽聽空中雙燕瑣然一聲長鳴 各把兩翼一收 銀丸飛墜一搬 直往塵沙影中撲去 那千百銀燕好似大功告成 紛紛飛鳴而起 一個迴旋 排成了一個燕陣 一列雙行 兩翼招展 留空待發 再往谷底一看 爲首雙燕 各自用爪抓住一件東西 直往紀異身前飛來 轉眼之間 爲首一個爪上抓的東西 已然扔將下來 落在山石上面 噹的一聲 濺起好幾尺高的火星 紀異見是一個劍鞘 先自心喜 拾起一看 非金非玉 色黑如漆 烏油油晶瑩光潔 式樣古拙可愛 拿在手上 輕飄飄的 也不知是什麼東西製成 試把適才得的那柄劍 往裡一插 竟自隨手而入 真如嚴絲合縫 大小如一 寶劍的光華隱隱外露 紀異正愁有劍無匣 那麼鋒利的寶劍 不能隨便插在腰間 常握手內 也是不妥 見那劍柄和劍匣 同是一般色澤 連花紋都極相似 知是原匣無疑 心中大喜 祇願高興把玩愛不忍釋 另一隻燕 早連着那雙爪所抓之物 同時飛落身旁 都未顧得去看 直到雙燕連聲長鳴催行 才想起還有一隻銀燕 也抓有東西飛回 祇頭一看 乃是一個有鱗的兜囊 伸手進去一摸 零件甚多 還有兩個小瓶 一個書本 並非什麼兵刃暗器 不知何用 見夕陽已薄 俺慈瞑烟欲收 天色回暮 算計天色已晚 雖說腿快 也還有

老遠的路程 時當下弦 又無月色 歸去晚也 恐外祖回家尋來 老年人黑夜攀越 荒山險路 終是不便 當時忙於趕回 一手持劍 一手提着革囊 忽匆匆往崖下蹶跑回去 這一來因禍得福 無心中得了這麼一口好寶劍 好不興高彩烈 不但沒有查着妖人 是否葬身暗谷之下 連革囊之內 所盛何物 俱未取出細看 以致一件緊要東西 連同妖人尸體 全遺落在暗谷之中 日後被妖人尋了同黨中的能手 二次趕回原地 用左道中禁法 將真靈復體 移去身上所受傷毒跟踪尋往紀氏祖孫所居的湖心沙洲之上 拚命爲仇 幾乎送了性命 日後還鬧出許多事來 皆是紀異年輕疎忽之故 此是後話不提 紀異回到湖邊 天已昏黑 仍然泅水過去 一看竹屋中燈光點起 一陣陣雞肉香味撲鼻 知道外祖回轉 進門請安之後 便縱向紀光身旁 拉着手喜孜孜 把墨蜂坪涉險 得劍得蜜 以及遇見妖人 山谷震塌之事說了一遍 紀光聞言好生驚訝 先要過寶劍 曾未拔出一看劍的形勢 和隔匣隱隱透出來的光華 自己連誇好劍 及至手按劍柄 輕輕往外一拔 耳聽聲如龍吟 倉的一下 屋中立時似打了一道立閃 燈影搖紅處 寶劍出匣 寒光耀眼 冷氣森森 端的是一件千莫利器 仙家至寶 不由又驚又喜道 這種至寶 我生平從未見過 無名真人 還是兩口取人首級數十

里外的飛劍 世間希見之物 在未用之時 我看上去雖說似一泓秋水 寒光耀目 可鑒毫髮 劍的原質和形勢 也沒這般好法 分明是仙家的防身至寶 煉魔利器 怎會落在你的手內 莫不成你那說妖人 真是劍的原主麼 如果此劍果係那人所有 我雖不會劍術 照着這多年的始歷看來 劍猶如此 其人可知 決非什麼邪魔外道 你要是乘人於危 強取了來 這亂子可就惹得大了 紀異聞言急道 公公你怎麼這樣說 這劍明明插在左右壁之上 外面有蜂王巢穴包住 少說也有千百年 那人連一點都不知道 明明是他想取那密峯和峯王對敵 被萬千墨峯 將他螫傷 又用邪法拘了無數的山雞 去替他吸污 做那害去千萬生命 來救他自己一人的事 及至見禁法 被孫兒無心中破去 又得了一口好劍 立時見財起意 惡狠狠的當孫兒是小娃娃 連嚇帶哄 如照無名老祖所說 他這等行爲 決不是什麼好人 慢說山各倒塌之時 他身帶重傷 又不致見陽光 一定跑不快 壓死在內 就是他徼倖逃了出來 孫兒也不怕他 這有什麼打緊 紀光聞言 撫着紀異的頭說道 你的話也不爲沒有道理 那人看形跡到也頗似妖邪一流 祇是他既能行使禁法 拘遣山雞 那麼害厲的峰王和萬千同類 俱都被他弄死 你一個毫無道行的幼童 豈是他的對手 不過他正在受傷之際 你的行動

機警 又值山谷奔場 幾方面都佔了便宜 才保得無恙返禍成福至於那人就被山石壓死 却說不定 你可曾看見那人尸骨麼 紀異因那革囊中 摸去無什麼出奇物事 上面又附着好些泥土 同時因見外祖回來 心裏一喜歡 順手擱在外屋 並未携進房去 聞言猛的想起忙答道 孫兒見山谷一場 害怕逃走 全是兩個老燕兒飛來 引脊回身轉去 谷中灰塵有好幾十丈高 人下不去 他便叫他的子孫同類 飛進灰塵之中 找了一會 也未找着什麼 灰塵始終未止 不過漸見小些 有有有妖人尸骨 那看得見 後來還是他兩個飛下去 才得了這口劍鞘和一個皮口袋 孫兒伸手一摸 裏面好似有兩個瓶子 一本書和一些零星的東西 見天色已晚 恐祖父耽心 也沒顧得一模樣 取出細看 便往回跑 想口袋中 雖沒什麼兵刃暗器 多少總有點用處 帶回來擱在外屋 還沒拿進來與祖祖看看呢 紀光知道那革囊既爲靈禽掘出 內中必藏異寶 聞言大吃一驚 忙命取來 紀異遵命將革囊取進屋內 紀光見那革囊形式奇古 柔如絲帛 細鱗密布 烏光閃閃 分明深紫藏蛟之皮所製 即使內中不曾藏有珍物 單這千年蛟皮 已是價值連城的希世奇珍 連誇好寶貝不置 五在把玩贊賞 紀異心急 已將小手伸入囊內一掏 首先把那兩個瓶取出 還要伸手 紀光說道 孫兒莫忙

取過那兩瓶看 俱是一塊整的黃玉製成 玉質溫潤 裏外晶明 一大一小 雖有瓶塞結具形式這體渾成 并沒絲毫縫隙 背着燈光往裏一照 那小的一瓶 彷彿藏有半瓶和奶一般白的液水 那大瓶之中 却是梧桐子大小的銀珠 端詳了一會 看不出有什麼用處 祇得放在桌上 紀異又伸手進去 掏出幾件東西 除了一個大才七寸五 方形具體而微的丹燭 和一些極香的烏黑木塊外 還有一條細如紙捻 長約丈許的金練 紀光俱都莫明其妙 聽說有本書在內 想取出來看看 也伸手進去一掏 果然有一本五六寸長的道書 餘者盡是些零碎木塊 便都取了出來 仔細一看那書 乃是抄本 繭紉細密 翠墨如新 每一頁俱繪有符籙陣圖 字體非篆非榴 一個也不認得 甚難索解 知是以前隱居那暗谷中的主人修煉之物 必定大有來歷 翻來翻去 翻向後頁 忽發現書中 夾着一片蕉葉 上面有竹籤劃成的數行極細小字 目光剛辨認到第一行 心便怦的一動 正要往下去 忽聽紀異道 祖祖這些東西 我好像有兩樣見過 怎一時想不起來 紀光聞言 越覺與那幾行字相合 恐蕉葉年久腐碎 不敢用手去觸 便把紀異拉近身來道 你眼力甚好 可看看這蕉葉上面 寫些什麼 快念我聽 紀異就看乃祖手上一看 那蕉葉祇如掌大字 却有千數左右 葉上刺字的人 便是那

谷中妖人所說的滌煩子 所載事蹟 也與妖人對紀異所說的那一番話 有一半相同 大意說 人門下有一得意弟子 名叫威寧 因誤犯教規 妄開殺戒 禁閉谷中 苦修多年 已將成 忽然走火入魔 毀了戒體 念在師徒情分 將他火化 埋葬以後 除那柄煉魔的寶劍 被條 底子行法拘蜂 築巢掩護外 又將他生前所用法寶 丹爐 異香 靈藥之類 裝入法寶囊內 埋 藏谷底 以待他轉劫七次之後 再來取用 谷中神蜂厲害非常 取時須先將谷口大石下面 藏着的一面護身竹筒 取出防衛 方保無恙 但是威寧重返故物以前 心有湖南黑煞教下 兩個妖人 聞風乘隙前來盜寶 盜時必起內鬨 一個先將竹筒盜走 準備等另一個爲蜂王螫 死 或受了重傷死去 再行二次入谷 以便獨享其成 這時轉世的威寧 是個神童 也當趕 到 妖人雖勉強將羣蜂害死 本身已受了重傷 決非對手 同時那轉世的威寧 也將谷頂寶 劍得到手中 寶劍一去 不消半個時辰 條煩子預先在谷頂上 埋伏的神雷 必然發動 妖人 見勢不佳 必在驚亂中 藏起軀壳 遁走元神 回山請了同類中的能手 重來谷中 復體尋仇 那妖人並非劍仙一流 不過略諳旁門禁制之法 不能借體回生 這時威寧 如見書中蕉葉上 所留仙示 務須細心 尋到妖人尸體 用新得仙劍 將首級斬下 用火焚他 方可免除後患

否則妖人求來的同類 精通祀由科 凡人死後 祇要元首未失 肢體無缺 不過三日 均能使他復生 所學黑熬妖術 也比妖人勝強十倍 妖人活轉 痊愈之後 必約了他 跟踪尋來報仇 時機一失 定爲異日之害 等語 餘者俱是指明革囊中諸物的名稱用途 果有兩件異寶在內 一件是玉瓶中所盛的萬年寒玉之精 和另一瓶所盛的靈丹 另一件是那本道書 雖非天府秘笈 却也是學道入門的基楚 紀光看到蕉葉上第一行字跡 已露出有紀異應得此劍之意 及至將全葉看完 不禁憂喜交加 紀光老謀深算 總覺要除妖人 下手愈速愈妙 最好當時前去 偏巧紀異忙了這一整天 腹中早已飢餓 又是年少氣粗 一知究竟 越發沒把妖人放在心上 先說明早前往 紀光不許 才改了晚飯後去 祖孫二人 將現煮好的山雞野蔬 連菜帶飯 一齊盛好 大吃喝了一頓 紀異因天黑路險 帶了寶劍 便要獨自起身 如照平日 紀光並不攔阻 這次因有妖人關係 誠恐一個疏忽 定要貽誤將來 那肯讓他孤身前去 當下祖孫二人 各帶兵刃火種 匆匆起身 駕舟過湖 在沉沉夜色之下 一路翻山越澗 縱矮竄高 同往墨峰坪跑去 那羣銀燕 祇紀異一同門 照舊飛起跟着紀光祖孫 還未到 爲馬雙燕 已從暗谷那回 紀異便問你們先去可曾見有妖人屍首 雙燕搖首連鳴意似

不會 紀異終要查出個實際

### 第三回

兩探妖窟雷雨竄荒山  
載訪仙娃願言申宿契

猛又想起那暗谷 既是自己前生修過之所 說不定還藏有別的寶物 便將手一揮 命雙燕仍往前飛去 以便率領羣燕 幫同尋找 這段山路本來不近 爲險峻難行 紀光脚程雖快 到底不如紀異天生夜眼 蹤躍如飛 由亥初走起 直到丑止 才抵墨峰坪 耳聽崖下羣燕飛鳴騰擲之聲 鬧成一片 跑到崖前一看 暗谷之中 甚是昏黑 祇見千百銀燕的雪羽閃動 紀異還能略辨景物 紀光簡直什麼都看不見 忙將請去的火種取出 拾了許多枯枝老藤 紮成兩個大如人臂的火把 一人持着一個 下崖過坪 同往谷中走去 燕羣見主人携了火把入谷 俱都紛紛飛起 只剩爲首雙燕 各站在一塊斷石筍上 剔羽梳翎 頓盼頗是神駿 紀光見所有震塌的碎石頭 大小都差不了多少 俱堆在一處 知是銀燕所爲 平日雖知此鳥靈慧 尚不料爪喙這等銳利多力 好生驚訝 便問妖人伏臥之處 紀異領去一看 地下盡是死墨峰 汚血狼藉 那妖人存身的坎穴 業被羣燕掘有丈許深淺 穴中爪痕猶新 還有銀雁覓



落下的毛羽 妖人屍首 不知何往 紀光情知晚來一步 出了差錯 紀異却不在意 心中還惦記着搜尋別的寶物 和那剩下時蜂蜜 拿着火把 一陣亂找 不但蜂蜜一些無存 連那死蜂王 和蜂巢 俱都不見踪跡 找來找去 找到暗谷深處 未塌倒的地方 用火一照 灰塵中似有人臥過的跡印 妖人尸首終未尋到 偶抬頭併壁上一看 一片平整的石壁上面 也隱隱現出一個人影 滿道血朽 形相與日間所見妖人 一般無二 不由脫口喊了一聲 在這裏了 紀光聞聲 追將過去一看 不由大驚 便問妖人 可是這等模樣 紀異答稱正是 紀光頓足悔恨道 都是孫兒年幼識淺 當時得了革囊 隨後又要吃了晚飯才來 這壁上人影 明明是祝科中能手 來此用挪移禁制之法 將妖人救走 我祖孫二人 此後不能安枕了 紀異道 那妖人也無什麼出奇之處 他如尋仇 自己找死 怕他何來 紀光笑道 江湖上異人甚多 孫兒你那裡知道 我雖不會什麼法術 這近一二十年來 常與高人會晤 也頗知一點生尅 這斯如此狠毒 必然防你再來窺探 說不定留下什麼害人東西 這壁上人影 切莫用手去動 且待我仔細尋找一回 便知究裡 說罷 祖孫二人重又由裡到外 再行搜查 并無什麼可疑之處 快近妖人臥處 紀光方以爲所料不中 紀異目光靈敏 猛一眼看到穴旁 一塊八九尺高

的斷石上面。有幾根細松枝削成的木釘。訂着一個泥捏的蜜蜂。形像畢肖。神態如生。峰身猶濕。彷彿捏成不久。木釘竟能訂入石內。覺着稀奇。無心中用手一碰。墜落地上。正要拾起細看。紀光在前。聞聲回視。看出蹊蹺。剛喊得一聲。孫兒不可妄動。忽然一個陰風從谷頂吹來。手中火把頓成碧綠。火焰搖搖欲滅。轉眼被陰風吹滅。紀光闖蕩江湖多年。見多識廣。情知不妙。就這驚惶却步之間。猛聽翁的一聲悲鳴。接着便聽雙燕齊聲長鳴。展翼飛起。往谷頂沖去。紀異也聽出銀燕報警。循着怪聲。往谷頂一看。一團綠茸茸的怪物。大若盆盎。兩隻怪眼。發出白光。口中翁翁怪叫。正往下面撲來。同時雙燕也迎上前去。與那東西門在一處。那谷本來幽暗。僅適才被霹靂震塌之處。可見星光。偏偏山崖之上。又起了雲霧。更加昏黑。再趁上陰風四起。怪物鳴聲淒厲。山石搖搖似要二次崩裂。越顯得形勢危急。蔭森可怖。紀光連催快走。紀異深恐雙燕爲怪物所傷。那裡肯退。黑暗中。望見雙燕和怪物。兩團白影。與一團綠影。互相騰撲不休。就在離地十餘丈高下。糾結一起。欲待縱身上去。給那怪物一劍。一則谷中太已黑暗。地下亂石密積。犀利如刃。二則兩下飛門迅積。惟恐一個不留神。誤傷雙燕。返而不美。幾番作勢欲上。俱都中止。耳聽雙燕鳴聲漸急。知道一是

物對手 正自焦急 猛一處看見怪物 那雙眼睛 雖有茶盃大小 光華並不流轉 也不能照射遠處 死呆呆的 和嵌在頭上一般 祇管隨着飛撲迎拒之勢 上下飛落 不由暗罵自己真個蠢才 放着這麼好的一個目標 竟不會用 枉自着急 想到這裡 更不怠慢 腳下一點處 早長嘯一聲 拔地十餘丈 朝空縱起 一劍對準放白光的怪物頭上揮去 那怪物受了妖法禁制 甚是靈活 本難一擊便中 偏巧紀光 知道妖人 既有埋伏 說不定還有別的花樣 雙燕飛翔迅速 鐵爪鋼喙 正好借他抵禦怪物 抽空逃去 祇一走遠 雙雁自會跟踪飛回 豈不可以免害 一見連催紀異不走 谷黑路險 自己沒有那樣好的目力 休說不放心紀異一人獨留 自己想走 也是勢所不能 正自驚憂胆寒 也是看出怪物頭上放光 猜是他的二目 便將毒藥連珠弩取出 覷准白光 一連就是幾箭 這時雙燕連中毒刺 已是不支 知道主人警覺發動 便飛退下來 怪物正追之際 一見箭到 剛一避過 恰值紀異縱起 當頭就是一劍 寒光過處 怪物立時身首兩斷 紀異腳剛落地 猛覺腦後風聲 似有東西撲來 仗着目光敏銳 身手矯捷 縮頸藏頭 回身舉劍一揮 這一下 又斫了個正着 將那東西 分成兩半 定睛一看 彷彿仍是那團綠影 只是沒有頭 就在這微一遲疑了當兒 又似有東西打來 喊聲不好 忙使劍護着

側面往外一擋，剛剛擋過左面，左面又有東西打來，耳中又聽雙雁飛鳴之聲甚急，黑暗中也不知怪物有多少，正自作慌，紀光早從紀異的劍光映照處，看出一些破綻，忙喊道：「孫兒留神，這定是妖人邪法，且莫亂斫，你祇將我傳你的劍法，施展出來，護住全身，住谷外逃出便了。」

記異聞言，援將一口寶劍，上下揮動，立時寒光凜凜，遍體生輝，連點水都潑不進，只那些怪物，被劍都掃過，雖然裂體分尸，并不落地，漸漸越變越小，也分不出頭尾身體，俱變成成百團綠影，只管圍着記異，飛撲追逐，不休不捨，記光只見記光閃動，雙雁連鳴，看出怪物專攻記異，情勢危急，返正自己不能先退出去，爲救愛孫，一時情急，見陰風已止，便摸黑尋了一個壁縫，將火把插了進去，取出火種點燃，一面手持苗刀準備，一則看看是些什麼東西，二則想將妖物引開，以免記異受傷，及至將火把點起一看，那怪物有的是些血肉塊子，有的是一些墨綠色的毛團，仍是飛撲記異一人，食卒中，看不出是什麼東西變化，却料定怪物已爲紀異所斬，因受了妖法禁制，就是將他斬成灰星，仍是追逐不捨，自己上前，也是無用，正在着急無計，猛聽記異長嘯了兩聲，復又說：「祖祖且莫管我，雙雁還在那邊叫，不知爲何喊他不來，恐怕有鬼，快去帮他，只須將他的子孫們喚來，不就將這些小的怪物啄完了麼？」

一句話把紀光提醒，順着叫一找，那雙燕正用全力，抓緊適才被紀異用劍斬落下来的怪頭，在斷石下面死掙，紀光連忙趕了過去，從雙燕爪縫中，對准怪頭，就是一苗刀，斫了下去，雙燕原本累得力竭，見主人刀下，爪剛一鬆，怪頭立時迎刃迸起，紀光業已看出那怪頭形相，明白大半，如若放起，紀異父遇勁敵，忙就勢將刀背一扁，緊緊按住，同時雙燕略緩了口氣，二次又飛撲下來，各伸雙爪，將怪頭抓住，按在地下不放，怪頭堅硬，不比怪物身軀，紀光先那一刀，雖然斫中，並未裂成兩半，防他又起分化，不敢再斫，知道這種左道禁法，不將他發動根本所在毀去，即使將他斬成灰屑，一樣糾纏不捨，適才紀異，碰落的泥蜂，必然於此有關，便趁雙燕，抓住怪頭，不放之際，舞起一片刀花，護住頭面，闖近紀異身側不遠，將他遺落的這根火把，搶拾過來，匆匆取火點燈，回向斷石下面，仔細一尋，那泥蜂還在地上，祇是訂峰的三根松木針，俱被紀異碰落，坐在一旁拾起一看，不但針尖帶血，泥峰身上，三個針空，也真透明，血痕如新料，是妖人禁法本源，急迫無奈，不問能破與否，逕將木針拾起，對准蜂身針空訂去，說也奇怪，頭一針還不怎樣靈效，第二針下去，那些圍繞紀異的綠團，已然威勢大減，飛舞緩慢，及至三針剛一訂完，沙沙連聲，火光影裡，那成千成萬的大小綠

團忽然全數失了生機 自空墜下 亂落如雨 同時雙燕也飛叫而起 翔集斷石之上 地下怪頭動也不動 紀光祖孫拿火往地下一照 原來那怪物正是日間被妖人害死的這個蜂王一雙怪眼已被人挖去 換了兩塊白的石卵 嵌在裏面 禁法一破 光華全失 滾了出來 露出一對鮮血淋漓眼眶子 地下盡是蜂身上的殘肢斷皮 血肉狼籍 峰身已被紀異寶劍斬成粉碎 還是這等飛撲 活躍如生 俱暗驚妖法厲害不置 依了紀異 妖法已破 無足爲害 還想搜尋一回 看看有無別的寶物 紀光終覺那裡不是善地 妖人分明重生 爲人救走 留此無益 益害祖孫二人 還在爭持去留 那石上雙燕忽然連聲長叫 先自沖霄而起 紀異又聽出聲示警 才歇了妄想 與紀光各持一根火把照路 匆匆退出 行經谷口 已覺腳底發軟 地皮似有搖動下沉之勢 好在二人一個練過多年武功 一個天生身輕力健 見勢不佳 將氣一提 慌不迭的 接連幾縱 逃出谷來 剛剛縱到坪上 猛聽身後瀟的一聲回響 回望暗谷 黑沉沉的 起了一團煙霧 也不知二次震塌與否 不收停留 便往回路趕走 這一帶山徑崎嶇屈折 本極難行 來時天色 原就陰晦有風 二人回走 沒有多遠 那風是越來越大 兩枝火把 全都被風吹滅 頃刻之間 雷聲殷殷 電光閃閃 傾盆大雨 跟着降下 山徑

奇。夜黑天陰，又有狂風大雨，紀光縱然練就一身本領，到底上了幾歲年紀，不比壯年那裏行走了得了。先時憑着紀異一雙神眼，揆扶招引竄高縱遠，還可走一節，是一節，後來那雨越下越大，勾得山洪暴發，與雷鳴風吼之聲，匯成一片，宛如石破天驚，洪濤怒犯，千軍萬馬，金鼓交鳴，真是聲勢駭人，震耳欲聾，再加上沿路巖石，不時崩墮，一個不小心，便被壓成肉泥。幾次遇着奇危絕險，方徼倖避過，倏地零雨聲中，又是震天價一聲巨響，前面不遠險路上，一座極高危巖，忽然傾倒，把路隔斷，雖然人走得慢了一步，未被壓在下面，可是要想越過，却是萬難，僅能順着斷崖繞將過去。這一帶偏又到是都飛絕澗深壑，微一失足，便落無底處，是大水瀾漫，高處是危崖人徑，鳥道羊腸，想要覓地避雨，又恐立處山石崩墜壓傷，只得勉強走着。休說紀光，便是紀異，又要留神自己，又要照顧紀光，也有行不得也之嘆。起初是受異難危，高一脚，低一脚的，冒險前行，也不知費了多少冤枉氣力。後來紀異因聞雨中獸吼，恐暗中穿出撞人，拔劍出匣，以作預防。紀光居然能照見數尺以內，這一來，無疑地獄明燈，雖然略爲覺得妖了一些，無奈走過的熟路，已被崩崖堵住，繞行之處，都未曾經過中，間還隔着許多廣闊溪澗，如在平時白天，紀異本不難越過。這時兩岸都被水淹，黑暗中望去，到是都是

千百道銀蛇一般的水影 亂閃亂竄 怎知那裏是下腳之處 又還要照護 着上年紀的外祖父 那敢絲毫疏忽 及至看出越走越遠 猛想起空中燕羣 可以領路 抬頭一看 這般大的狂風雷雨、這些銀雁 雖是靈慧 也一樣禁受不往 早不知飛避何處 不見一點影子 急得紀異 朝天長嘯 喚不住聲 已吞了兩口雨水 忙吐不迭 計光知道這般風雨雷鳴 聲勢浩大 雁羣不說 即使爲首雙雁 仍在空中也聽不見 便將計異止住 又走了兩三里路 二人俱是鞋破足穿 計光漸覺周身寒冷 力已用盡實難再走 恰巧無心中 發現路旁有一石洞 便拉住計異 一同鑽了進去 計異借着計光一照 地勢甚妖 除洞壁上面的雨水 像瀑布一般 倒掛下來 將洞口遮住外 洞中到還乾燥潔淨 二人在大雨中 行了多時 冷氣侵骨 一但有了棲身之所 便覺溫暖如春 喜出往外 那雨兀自下個不止 風雷中 不時聞得巖石崩塌之聲 甚是驚人 二人相依倚壁而坐 那敢合眼 身上火種全都濕透 只憑那口寶劍的光芒 照着防備 妖容易耗到天明 雨勢才覺漸止 出洞一看 滿山到處 盡是飛瀑流泉 被迅雷風雨激倒的 斷木淺枝 被水冲倒 夾着泥沙碎石 紛紛畏高就下之勢 直往低處 飛舞而下 頭上是滿天紅霞 一輪曉日 剛從東方升起 新齊之後 越顯光芒萬丈 晴輝照眼 真是生



平第一次見到的奇觀，二人也不知存身所在，離家多遠，急於擇路回去。那有心腸仔細賞玩，略一辨別方向，便往回去。走不數十步，紀光便見昨日攀越藤蔓徑行的那條仄徑，有一節竟深藏在危巖之下。上面怪石低覆，不可仰立。下面斷崖千尺，深不可測。也長知昨晚雷雨狂風中，是怎生過來的。不禁對着紀異，吐了吐舌頭，連稱好險。紀異道：「這有什麼？昨晚天黑雨大，老怕祖祖跌在山溝裏。若像今早這等晴天，無論這山路多難走，孫兒也不怕。」說時已將那條仄路走完。經行在一個斜坡之下，二人見滿山流水，千百般銀泉，同時往下飛注。且行且玩，正覺有趣，忽聽山頭上有人高聲疾喊道：「老頭兒，快躲開，看石頭打着了你。」言還未了，紀異眼快，已然看見離下面數十丈高處，一團畝許大的黑影，疾如奔馬，激起數十丈高的水花，直朝二人面前飛滾下來。喊聲不好，一時急不暇擇，一把抱住記光的腰，用足平生之力，腳一點，平地縱起十餘丈高下，直往左側一塊突出的巖石飛躍上去。說時遲，那時快，就在紀異抱起紀光飛縱之間，那從上面崩落下來的小山也似的一塊大石，恰巧從二人腳底丈許相隔之處滾過，直落溪澗之中。約有半盞茶時，才聽見石落深壑，轟的響了一聲，餘音隆隆，半晌方絕。墜石從腳底滾過時，激濺起千百道水和泥漿，鬧得二人滿身滿臉皆是。驚魂乍定，往

山頭之一看 一所矮屋 萬竿修篁 業被風雨 打得七零八落 竹林外立着兩個頭梳了角的紅裳少女 正指着二人 拍手歡笑 紀光心中一動 暗忖這種深山窮谷 這有女子在此 又不是苗人打扮 目前正在饑渴迷路 何不向他討問一聲 便命紀異 隨了一同上去問路 就便討些飲食 紀異素來不喜女人 因為有些飢餓 聞言無奈 祇得紀隨了光同上 還未走到山頭 看出那兩個穿紅的少女 正指着自已竊竊笑語 心中老不大快 如非恐紀光腹飢難忍 自己拚着挨餓 也決不上去 仗着脚程迅速 不消片刻 已到山頂 一看那所矮屋 祇有兩間 位置在山頭上 一塊突出的大石之上 外面是人工搭成的屋宇 裏面是一個很深的洞穴 屋外萬竿修篁 雖被昨夜風雨飄得七零八倒 東斷西折 兩間矮屋 却依然隱隱的 看不出的一絲殘破之像 紀光在前 剛要開言 二女已揖客入內 紀光 紀異 隨定二女 到了屋內 年長的一個 指着一條長的青石說道 家師昨晚出外 還未回來 不便請二位尊客進洞 就坐在外屋坐談吧 紀光見二女大的年約十七八歲 小的才十二三歲 俱都生得十分美秀 眉目之間 英氣勃勃 首聲清脆 談吐從容 知非尋常女子 便恭身答道 在下紀光 這是我孫兒紀異 昨晚入山 為大雷風所阻 迷了路徑 今日天晴 方得覓路回家 適才如非大聲

驚醒 險被墜石壓傷 此來一爲道謝二爲竟夜跋涉 飢渴交加 意欲求賜一些飲食 并請見示姓名以圖後報 那年小的一個 聞言搶答道 我看你這老頭 到是個好人 飲食現或祇是我姊妹的名字 向不告訴人也不要那個圖報 言還未了 長女微嗔道 雪姝怎的見人一些體貌 都沒有 還不快取吃的去 少女走後 長女便對紀氏祖孫說道 我名吳玖 我乃我的師妹楊映雪 家師大顯上人 昨晚愚姊妹 隨定家師 在此觀賞雷雨 忽見一道妖氣 由西北方飛來 直往東南萬花坪 那一帶平地上飛落 接着又有千百成羣的銀燕 跟着飛去 家師素來心慈 因爲這些銀燕 乃是雪山神禽 性最靈慧 這般大的迅雷風雨 數目又那般多法 恐是妖人從雪山頂上攝來 准備祭煉什麼邪法 一時動了惻隱之心 連忙追去 至今尙未回來 這裏梅幼乃本山最險僻之處 四外大壑圍繞 無路可通 適才我見老先生 同令孫 行經此間 先以爲是家師朋友 來此見訪 剛看出不是時 恰巧這半山巖上 有一塊斷石奔墜 恐傷人命 一是不及救援 着了急 出聲驚叫 不想令孫小小年紀 竟有如此輕身神力 居然避過 愚姊妹見人危難 未得效勞 返承齒謝 怎敢當泥 說時 楊映雪已端了一盤蒸熟的鷺脯 一盤野山芹 和許多煨芋大壺山茶出來 放在石桌上 請紀光祖孫食用 二人飢渴交加 略一稱

謝坐下便吃。紀異見映雪不住拿眼看他，剛要張口，雪映笑問道：「你學了幾年功夫了？居然跑得那般高法？」紀光知紀異不喜女子，恐他說話莽撞，便搶答道：「舍孫不過生有幾斤蠻力，雖有名師，因爲在下孤身一人，獨處荒山，無人作陪，並未得過師傅，那有什麼真實本領？」映雪答道：「適才我見他身輕力大，頗似內功已有根底，只是他脚齒却是飄的，縱得快，落得也快，並不能看淮地方下落，又不似得過玄門真傳。」這一說，就難怪了。吳玖道：「雪妹你有多大本領，也敢批評人？」這位小朋友，休看他未得真傳，似他這等骨格清奇，神光飽滿，資稟之佳，實少比倫。如果遇名師高人指點，不消多年，正不知要高出我們多少倍呢。紀光聞言，遜謝不置。紀異見映雪言語中大有藐視之意，心中也生不服，謝當碍着紀光，不便發話，暗自存在心裏。二人吃飽喝足，便向二女道謝問路，又說了自己的住處。吳玖道：「原來萬花坪湖心沙洲，便是老先生穩居之所。前兩年曾隨家師路過幾次，久欲奉訪，不想却在此無心相遇，真乃幸會。此地離貴居約有百十里遠近，這梅幼孤峙深壑之中，常本本難到此。昨晚山側塌了一所孤峯，定是那峯倒下來，將壑填滿，將二位從昏墨中引渡過來。如今還得退向前路，仍由倒峯脊上渡過，再行繞路回去，才可到達尊居呢。」正說之間，忽聽空中銀燕鳴聲，紀

異連忙跪出去，抬頭一看，正是爲首雙燕，心中大喜，忙拍手歡笑道：「祖祖，燕兒們尋來，不必再打聽路了。」說罷，張口一聲長嘯，將臂往腰裏一抽，雙燕翩然而下，飛集在紀異雙臂之上。不住拿頭在紀異臉上挨擦，口中低鳴不已，神態甚是親密。吳玖、映雪也相繼出來，見了雙燕，贊不絕口。映雪更是歡喜異常，便問紀異道：「這兩個燕兒，是你喂熟的麼？怎的這般馴善？」紀異沒好氣答道：「還有什麼希罕？我家裏多着呢。」映雪喜道：「這燕兒真是可愛，你既有得，如肯送我兩隻，包管有你的好處。」你可願麼？」紀光知那些銀燕，善知人意，最聽紀異的話，見紀異詞色不願，忙插話道：「姑娘如喜此鳥，我回山之後，命小孫挑取兩支神駿一點的，送上就是。」吳玖攔道：「君子不奪人所好，此鳥心靈，善於擇主，你使他離羣索居，豈所甘願？老先生雖然盛意，還以璧謝爲是。」映雪忿道：「我正因此鳥靈慧，能知擇主，我才心愛，索討你當我是，要強逼他來此麼？」目前峨嵋門下弟子，有好幾位，俱養有仙禽靈獸，聽師父說，異日青城朱師伯門下，十九弟子當中，也有兩位，養有這類仙禽神虎的，我們養兩隻，打什麼緊？」紀光勸道：「二位姑娘，不必爭論，此鳥寒舍養有甚多，得蒙留養仙山，正是他的緣分，決無不願之理。祇惜這兩隻，略大一點的，小孫家養的時久，又是燕羣之首，和愚祖孫出力不少。」

不便相送 往日小孫出門 燕羣千百相隨 飛滿穴中 偏巧昨日風雨中失散 今日又不曾尋  
來 否則當時便可相奉 愚祖孫暫且告別回去 明早先着小孫 將兩隻燕兒送來 等到令師  
回山 再同小孫齋戒沐浴 前來拜望吧 紀異素來孝順 見紀光如此說 不便再說違抗的話  
暗忖這些燕兒 我與他情同骨肉 愛如性命 便是我叫他在此 也未必能够 何況我還很你  
現在祖父之命 不能違抗 到了明日 我送燕來 我却暗中囑咐 叫他一落此女之手 使  
即飛回 看你有什么法想 想那時我話拿話激他 看他本領如何 如是不行 我念在今日 吃  
了他一頓 他又是個女流之輩 好男不和女鬥 也不傷他 祇羞辱這丫頭幾句 出出今天小看  
我的悶氣 紀異祇管胡思亂想 紀光已向二女辭謝起程 甚下祖孫二人 便照着二女所指說  
的途徑走去 繞了老遠 走了不少險道 好容易才尋着歸路 這一整夜的驚恐勞頓 風雨飢

寒 總算還未生病 及至到了湖邊 紀異連聲長嘯 祇是雙燕在空中飛鳴應和 不見燕羣來迎  
以爲是昨晚被雷雨所傷 狂風吹散 雙燕鳴聲 又不甚哀楚 好生不解 紀光想起二女之言  
却料是昨晚受了妖人之害 心中雖是痛惜 因爲乃孫最愛之物 恐他憂急 也沒說破 匆匆

遠湖到了沙洲之上 船一攏岸 紀異先往燕棲的樹林之中奔去 抬頭一看 那千百銀燕 俱是好

好的棲息在樹上，眼目縮頸而眠，仔細一點數目，并不短少，只是不飛不鳴罷了。這才放了心。罵道：「沒見你們這些燕兒，道般嬌嫩，昨夜少爲受了點風吹雨打，便沒精打采的裝死。我給你們拿鹽去，看是吃與不吃。」如在往日，紀異每早起牀出院，一說拿鹽，羣燕定要紛紛飛鳴翔集，取悅主人。這時紀異罵了兩句，竟都頭也未抬，只把兩隻眼睛，眨了兩下，重又閉上。紀異看出不妙，忙朝外喊道：「祖祖快來，這些燕兒全都病了，快想法醫他們吧。」記時紀光也自走到，先見滿樹銀羽，羣燕俱在，方喜所料不中，及聽紀異這等說法，心裏一驚，猛一眼又看到屋外一角有好幾面黑旗，上畫白骨古骸和符咒一般的字樣，散置地上，有折斷，有的燒焦，不是原有之物，情知有變，不暇答言，忙往屋中跑去。進門便見一個長才七八寸，週身血跡，滿畫符籙的泥人，頭已粉碎，連同兩半截素帛，散在門旁桌上。硯台下面壓着一張紙條，取到手中一看，大意說留紙人，往日經過此地，見湖心沙洲竹屋幽林，知非俗士。昨晚迅雷風雨，山頭閒眺，偶見妖氣飛過，後隨千百銀燕，恐妖人多害靈禽，便即跟踪追來，才知妖人下落之處，正是此地，想是與屋主有仇，一到便用極惡毒的妖法，想將主人全數置於死地，恰值雁羣趕回，見有他人侵犯，由兩個爲首的銀雁率領，與妖人拚命惡鬥，因爲來勢猛烈。

千百成羣 妖人先時驟不及防 頗爲吃虧 後來妖人激怒 咬破舌尖 行使妖法 除爲首兩雁 見機逃去外 甚餘銀雁 俱被打傷甚重 妖人正要拘役羣雁生靈 以備回山祭煉魔法之際 正好赶到 破了妖人邪法 將他逐走 祇惜緩了一步 千百隻銀雁 中了妖法 業已堪堪待死 爲首雙雁 不住哀鳴求救 動了側隱 取出靈藥 逐個解救醫喂 直到天明 方始事畢 將雁羣 一一救轉 祇是元氣大傷 還得將養些日 任其棲息樹杪 不得勞動才可復原 妖人雖然逃去 日後終必重來 屋主返家 可至後山梅坳一帶相訪 當有指示預防之法等語 書末寫着 大顛二字 紀光看完 遞與紀異 看了說道 幸是昨晚爲雷雨所阻 未遭妖人毒手 此事多虧 大顛上人 仗敢相助 適才又蒙那兩位姑娘 飲食款待 我們受他師徒三人恩禮 無以爲報 難得楊姑娘 要那銀雁 我看你却不是詞色 實是不對 我也知你索常不喜女子 他那幾句話 說得太直 使你不高興 那銀雁又是你心受之物 不捨送他 你明日前去送雁 那雁素來聽你的話 定要弄些花巧 等你轉身 便即飛回 往常我俱由你 此事萬萬不可 那楊姑娘 既是仙人門下 定有驚人本領 必是看出你的根力雖好 所學還差 見你年幼 所以說話不作客套 並非存心輕慢 你如再你曉事 大虧雖不致吃 定然鬧個無趣 須知千百銀雁 俱是他



師所救 縱然送他幾隻 也是應該 這些靈禽 祇要你從中作梗 去受仙大參養 決無不顧之理 起初原打算祇命你一人前去 如今受了人家大恩 不能不去叩謝 明早你可挑上兩隻大面雄健的 恭恭敬敬 隨我前往 拜山送燕 千萬不可再像今日 這等神氣 如違我命 我就不喜歡你了 紀異不是不明理 也知燕羣 是大顛上人所救 送兩隻與他們徒 理所應該 偏與楊映雪 原有一番因果 當時心中 雖去了芥蒂 及至明日 見了映雪 微一交談 不知怎的 仍是氣不打一處來 以致鬧出許多事故 直到後來 楊映雪約同呂靈姑 二宮盜靈藥 兩番救紀異 才得化嫌釋怨 成了同門至好不提 到了第二日一早 紀光草草進了點飲食 帶了紀異 便往梅拗走去 那些銀燕 十九尙未復原 祇有爲首雙雁 帶了紀異挑出的兩隻小雁 在空中隨行 一路無話 行近梅拗一看 前晚倒塌的斷峯 已然移去 紀光知是大顛上人所爲 好生駭然 這四面絕壑 圍繞孤峰 最近處相隔也有二三十丈 紀異尙可奮力躍過 紀光簡直是無法飛度 二人正順着絕壑繞行 忽聽對面 有一女子高呼道 你們送雁來了 麼 家師出去了 峰背有一處相隔要近些 我在那裡 設有索橋 快到那處去 我好接應你

們過來 紀光 紀異 見是楊雪映 便照他所說 奔往峰後 果然有一個所在 一塊奇石  
從峯腰突出 其大可容千人 石邊挺生着幾根石筍 兩岸相隔 祇有十六七丈遠近 那楊映  
雪已在石上相候 身前盤着一堆麻索 見二人行近 喊一聲接着 手揚處 那盤麻索 便平  
空飛起 像箭一般 直往二人存身的對崖射去 二人用手一撈 覺出頗有分量 再一看繩頭上並  
無什麼重起東西 紀光見這般頭輕尾重的東西 竟能隨手筆直發出 如非內功練到絕頂 縱有千  
斤神力 也難辦到 越知不但大頭上人是仙俠一流人物 連二女也非常人 正悄悄囑咐言語畢  
止 放恭敬些 楊映雪已在對崖說道 你們可將此索 繫在那株大黃桷樹上面 看能從索上度過  
不能 如其不能 我再過來揹你們 紀異先聽大頭上人不在家 心便不願過去 祇因紀光  
來時 再三囑咐 銀雁尙在空中 不會交與 見紀光已然前走 甚是誠敬 不便說回家二字  
這時一聽映雪 又說出這等輕量人的話來 心中才生氣忿 想要還他幾句 當着紀光 又  
不敢 一聲不發 將索頭繫住 心想相隔才這一點遠 誰希罕你幫忙 我偏要跳過去 給你  
看看 一面存思 暗中早將氣力運足 走向崖邊 兩足尖一使力 竟自飛身縱過 心中正自

得意 還未張口 映雪已看出他心意 微嘆道 你這兩跳 昨日我又不是沒有見識 你還當這飛索 是爲你設的麼 看你年歲 也不算小啦 怎連一點規矩都沒有 還不快縱過去 將你外祖渡了過來 紀異聞言 猛想起祇願自己逞能 一時疏忽忘了先措送外祖 白白被他嘲笑 無言可答 不禁把一張黑臉羞得通紅 只得轉身 重又縱才回來 要措紀光過去 紀光見他仍是倔強 不聽來時囑咐 未免也有些生氣 瞪了他一眼道 你那麼矮小 不比昨日是個急勁 仗着你身輕 縱得他過 須知這飛索渡人 快有快法 慢有慢法 非內功有了極深根底 不行 快走似難實易 慢走似易實難 手上得持有東西 你雖常煉道家吐納功夫 一則爲日尙淺 二則門徑不同 既正習練 僅仗力大身輕 如何能措得我過 這大山風 難道我這大年歲 陪你跳崖麼 你如不信 也無須措我 你試空身一人走一回試看 紀異自信從小就穿枝踏葉 縱躍如飛 那裏肯服 果然單身往索上走去 起初提着滿身勇氣 走得飛快 還不怎覺難 及至離崖三四丈 忽然一陣大風吹來 一個不留神 身子往旁一偏 竟往側面墜底 翻落下去 再想穩住豎步 已然不能 還算他身子矯健 落時兩腳交叉 勾着長索 身子往上一挺 雙

手將索握住 身子被風吹得晃了好幾晃 才行停止 紀光知他平日輕靈敏捷 雖難穩渡 却不致於出錯 到此 也代他暗捏冷汗 便高叫道 孫兒你已輸失 就再過去 也不算不 必站起 仍照你平時穿躍樹枝之法回來吧 紀異仍不甘服 還想立起試試 好容易才得穩住身形 站在索上 起初不大留心 還可憑着那股子勇氣 走得這些 這一格外留神 惟恐二次失 足返到更難走遠 不是偏東 便是偏西 再加山風時來 無法使左右輕重勻稱 依還手忙足 亂 翻落下來 不過事前多加一分防備 沒有第一次驚惶而已 紀異見實不能立起飛波 才知天分是天分 學問是學問 沒有練過 僅憑天資終是不行 又聽映雪笑聲不絕 真是悔恨 氣惱 不打一處來 沒奈何 只得遵照紀光所說 攀索回與原處 紀光已折了一枝長竹竿 持 在手中 低聲說道 孫兒下次 萬萬不可如此自恃 其實這飛索渡人 如有憑藉 毫無難處 我難不如你的天資稟賦遠甚 到底練過數十年武功 且待我走給你看 少時你仍縱過去便 了 說罷 將長竹竿往兩臂一橫 端平捧起 逕往索生縱去 走幾十步 緩一緩 將氣勻住 又走 有時遇見大風 人便停步 與風相戰 身子竟歪斜在向風來的那一邊 却不翻倒整像

黏在索上似的 這樣時停時進 時緩時速 點水蜻蜓一般 轉眼到了對巖 紀異也跟着縱身  
越過 紀光先向映雪行禮 述了來意 便命紀異 將空中銀燕招下 映雪接在手裏 見那銀  
燕動也不動 好似喂養熟了的 好生高興說道 家師昨早回來 言說前晚追趕妖人在萬花坪  
舊扯湖心沙洲上 一所竹屋之內 破了邪法 救了許多銀燕 代屋主將妖人逐走 吳師姊談  
罷你二人遇險路過之事 才知你們便是那沙洲主人 這裡原是家師修道之所 自從移居莽蒼  
山大巖嶺後 每年祇有春秋兩季 來住兩個月 去年冬天 俠僧軼風 引進了一個女弟子名  
叫呂靈姑 是個孝女 家師對他十分憐愛 老恐他一人 在山中孤單 這兩次來了 均未多住  
日 總是略為指點便走 昨晚你們如來 還可相遇 今是已回大熊嶺去了 行時留話 說你們  
這幾天必來看望 命我轉告你那沙洲上 產有一種蛇菌 大是有用 祇如今還未生出 須等  
明春大雪雨後 才有 到時請你務必留下幾個 用鹽水泡起 明冬家師回山 親自去取 你送  
我這兩隻潔鬼 到真靈巧 再纏我一副練 明年今日你們再來 看時便兩個樣兒了 祇不知  
他離了羣養在我這裡 心中願不說是 那兩細小燕 竟似懂得人意 不住慢聲長鳴 拿頭在

映雪掌上挨擦 映雪見狀 越發愛極 紀光應了留茵之事 又把銀燕的好惡 和喜鹽如命 一說了 紀異見小燕 依戀映雪 心中好生不快 正想朝乃祖示意別去 忽聽山角後面 有兩個女子說笑之聲 映雪一聽 丟下二人 口中喚了一聲 是玉姊來了麼 便往山角後跑去 一會功夫 從山角轉出兩個女子 一個便是那日所見的吳玖 另一個白衣如雪 背插雙劍 生得身長玉立 英姿飄爽 却是初見 吳玖一見紀光 帶了紀異在前恭候 便搶步上前答禮道 承蒙枉顧 又贈愚姊妹靈禽 足見盛意 家師離山他去 雪妹想已告知 這位乃武當派名宿 半邊大師門下弟子 女崑崙石玉珠姊妹 那日老先生駕臨 一則因時太倉卒 又未奉有家師之命 不敢多留 今日並無外人 同往洞中小坐 叙談如何 紀光自是願意 紀異把動了好奇之想 便將回意打消 祖孫二人 向石玉珠見禮通訊之後 便由映雪在前率領 往洞中走去 當下便由映雪在前領路 峯迴路轉 往前山洞府之中走去 那日紀光祖孫 驚恐饑疲之餘 來去匆匆 雖覺山勢奇秀 並未識得廬山真面 遠時事過心閒 又是由後山轉到前山 一路留意觀賞領略 方看出那山的妙處 真個是雄深險峻 秀麗清奇 兼而有之 走了一半路

程 快到前山 按理那日所見矮屋和洞府位置 在山頂之上 原應折向高處才對 正走之間 已然望見左側山頂 便是洞府 映雪忽然領了衆人 向右側一條通往下面的仄徑走下 那仄徑藏在茂林嘉木之中 兩旁盡是參天古樹 高與崖齊，密層層好似千頃碧波 不到近前 簡直看不出有路 人行其中 映雪眉髮皆青 再加上細草蒙茸 秋葩競艷 草氣花香 沁人心脾 越顯幽絕 繞行有里許之遙 越走地勢越低 紀異看出與洞府有點背道而馳 忍不住道：「適才往上走 便是山洞 却引我們到此則甚 紀光方以目示意 前面映雪 已然聽見 回身笑噴道：『你這孩子 懂得什麼 前日你們所見 乃是後洞 平時我們煉氣觀星之所 這裡才是正門戶呢 你嫌遠 我們抄點近路吧 』說時 又引了衆人 從一個危巖夾壁之中 穿行過去 那夾壁曲曲灣灣長有百丈 兩邊危壁如削 僅露一線天光 最仄之處 人不能並肩面行 甚是幽暗 夾壁走完 豁然開朗 面前現出一片極大的山坳 三面清水 圍着一片平地 到處都是千百年以上的老梅花樹 有的雄根虎踞 繁枝怒發 有的老幹龍伸 鐵柯虬舞 有的輪困盤鬱 磅 屈伸自成異態 有的疎影橫斜 清麗絕倫 俱都疎疏密密 散置其間 千形百狀

圖畫難描 如在花時 這一片香雪 更不知還有多少妙處 紀光到此 方知梅拗得名之由 另一面 却是一座危崖 大小奇石 晃如飛來 高低錯落 附崖挺出 上面健了好些亭台樓閣 式樣奇古

又就着崖形 鑿着許多磴道飛橋 盤繞其上 以相通連 正當中是一座高大洞府 上有碧苔

瓣成的 香雪洞天 四個古篆 崖底下 一邊一個丈許高的大洞 下面碧泥漣漪 其深無際 左

洞乃是溪流發源之所 水從洞口 奪門而出 繞溪而流 直投右洞 水聲湯湯 清泉溪溪 泉韻

山光相映或趣 令人耳目皆清 如人山陰道上 接應不暇 正自四面賞玩 映雪已走向當中

大洞下面 石級之上 揖客入洞 紀光不說 便是記異 從小生老荒山 也曾見過不少洞穴

以爲裡面 未必還勝外面 誰知到了洞中一看 竟是珠纓金絡 晶屏玉障 不但合洞通明

光如白晝 玉床碧几 不染纖塵 而且石室修整 門戶井然 到處光華燦爛 目迷五色 記

異越看越愛 暗忖 修道入竟有這些好處 他年母親復生 師父蒼鬚客的洞府之中 不知能否和

這裏一樣 可惜洞中主人 是個女的 否則常時來此 玩玩多好 祇顧尋思 不覺隨了衆人

向走吳楊二女修道室中 陳設愈更精美 吳玖請衆落坐說道 此洞乃前百十年前 家師修道



常居之所 家師曾說 當時道尙未成 喜事好勝 把這座洞府 佈置得和仙宮相似 除洞前三千本老梅外 餘者連洞泉溪水 盡出人爲 真是個匠心獨運 巧奪天工 後來道成 深覺此時無聊 此非修道人參修之所 便要將此洞封閉 經愚姊妹在三求說 才未廢棄 近年移居莽蒼山 大態嶺 苦修未完功課 將此洞賜與愚姊妹居住 祇石師姊和二三相知女道友來過 因家師不許招納外人 今日尙是第一次呢 記光聞言 忙極起立稱謝 吳玖還緊往下說時 映雪已將手中兩隻小燕 放在玉几之上 走向隔室 捧了一大盤異果 一大盤臘脯 和一瓶子酒出來餉客 二女俱都慇懃勸用 記異見那些果子 有好幾種 都是未曾見過 吃到口中 其美非常 那些臘脯 名色煩多 雖然一樣香味撲鼻 因爲自己家中醃臘之物甚多 便不甚在意 祇管取那果子吃個不休 一些也不作客套 女崑崙石玉珠一見記異 本就喜他查稟過人 見他愛吃那果子 笑道 昨日我往凝碧崖 訪看秦家姊妹不遇 得見李英瓊余英男二位道友 暢聚了半日 才知蛾媚 自從拿教真人 開闢五府以後 除各派仙人所贈的 各種奇花異卉不算 長幼兩輩同門 到處搜求瑤草琪花 仙木異果 移植在內 近兩年不知從警裏

又移植了二十四株 瓊木朱果 行時承李道友 贈了十枚 此果頗有輕身延年之功 本想與舍妹等帶去嘗新 行經此間 承十姊相招款留 又與記老先生賢祖孫相遇 今日之會 總算前緣 待我每位奉送一枚 略表微意如何 說罷 從懷中取出四枚朱果 分給四人 記異見那朱果 紅得愛人 還未到手 便已聞見一股子清音 看形式香味 以及皮色上的光澤 均頗與前數年求仙涉險 在危巖絕壁上 所得那枚千年蘭實相類 知道果是仙果 暗忖母親 還有幾年 便可回生 再吃這樣好的仙果 定然大有益處 自己吃了 豈不可惜 祖祖又學收藏靈藥 無論相隔多年 俱是新鱗 正好留藏回去 想到孝敬母親 想到這裡 不忍進口 略 了聞 趁大家說笑之際 藏入袋中 恰被映雪 看在眼里 笑對他道 這裏果子 要吃儘有 却不許往家裏帶吃 記異本來拙於口舌 又厭惡映雪 重拿出來 既非所願 倉卒之間 說不出理由來 祇氣憤憤的答道 這朱果是石姑娘給我的 我給母親帶回家去留着 與你何干 你恐我多吃了你的果子 我這就不些 明日我也去採些來還你便了 記光見他說話僵硬 石玉珠吳玖 見他認了真 滿臉稚氣 又憐他的孝思 三人俱要發言 映雪已搶着答道 你這孩

子 太不曉事 你打量我請客不誠 怕你吃多了麼 這朱果乃天材地寶 千百年才一開花結果 不採不落 可在樹上 延至百年之久 乃天地間的靈物 服了可以長生 二十年前 才被 峨嵋門下李英瓊道友 在莽蒼山發現 又爲妖尸谷晨倒轉玉靈巖所毀

## 第四回

銀燕盤空羽翠森森逢禁侶  
鐵鏈洩地清琴冷冷喜知音

近年峨嵋諸位長老 方從海外仙山 覓到了十二朱 移植在凝碧崖 想是恰值結果之期 樹上朱果 沒有採盡 石道友才得了幾個 凡人得此 真乃曠世仙緣 我見你貪食果子 石道友給你仙果 却拿來藏起 恐你不知輕重 好意提醒 你却出言侮慢 休說我給你吃這些果子 俱是家師月前帶來 大半塵兩間稀有之物 便連這幾方臘脯 和那一瓶子賽玉醲 也非尋常之物 你從何處去採得相償 言還未了 吳玖見紀異 已羞得面紅頸粗 十分窘狀忙喝映雪道 雪妹便是這等稚氣 你自家說話不莊重 却和他一個小孩子爭長論短 你雖無心取笑 他却有意聽 師父行時 所言前生那段因果 還須你自己化解 難道竟忘懷了麼 映雪忿

然道各憑道法 勝者爲強 要叫我不論人兒 俱都低首下心服輸 寧遭劫報 也是不能說罷拂袖而起 紀光先見紀異 出語無狀 好生惶愧 只插不下咀去 這時正待道歉 映雪業已忿忿走去 老大不是意思 只得向吳玖陪話道 小孩年幼無知 開罪楊仙姑 少時回去 定加責罰 還望代爲勸解才好 吳玖道 雪妹幼遭孤露 家師見他身世可憐 未免寬容了些 再加年幼道淺 遇事有些任性 令孫縱有稍須失言之處 其咎也是由於雪妹自取 無須理他 令孫藏果懷母 足見孝思 我率性成全於他 這裏有兩粒仙丹 乃是家師所煉 有起死長生之功 可與令孫拿了回去 以備他母親服用 我起初令雪妹廷賓 原想因家師行時一番言誠 借今日之聚 捐棄前嫌 適才見他二人 俱是蘊積太深 終是未能化解 想是一切註定 好在雖有波折 終於無礙 此番回去 須囑令孫 此地不可再來 以免再生嫌隙 返而不美 石妹妹見訪 尙有他事相商 請老先生 帶了令孫回去吧 女崑崙石玉珠 也接口道 令孫我也聽人說過 孝行實是可嘉 這朱果選可分給也一枚 就此一併携回吧 紀光見主人 大有逐客之意 祇得率了紀異道謝起身告辭 吳玖便領二人 由那日所見山頂矮屋的後洞口內出去 紀

光歸途 暗思吳玖所說之言 暗含深意 紀異不過是年幼無知 一時失禮 對於映雪 並無什大嫌隙 怎便說出不能化解的話來 並且原拒絕二次前去 越想越不得其解 再見紀異神色 二目暗露兇光 雖然無心中 得了靈藥仙果 並掩不過心內忿恨 益發詫異 便不再深說 祖孫二人 各有各的心事 連一句話也未說 俱都悶悶的走回家去 祖孫二人回家之後 一幌多半年 紀光因吳玖的話 說得鄭重 恐去了不利 再三諄誠不許紀異往梅坳去 起初紀異雖厭惡映雪有尋釁比鬥之心 一則因外祖堅囑 二則迴想 吳玖石玉珠 贈送仙果靈藥 恩德深重 映雪祇奚落搶白過兩次 縱然可惡 也應看在吳石二人面上 况非深仇大恨 何必這般耿耿在懷 再加上梅坳地勢僻遠 又非常去之地 不易走到 他與映雪 本是紫雲舊侶 原有一番因果 雖有時想起前隙 不無氣忿 因有這兩三則原故總是欲行輒止 日子一多 逐漸就淡忘了 這日也是活該有事 紀光又應苗人之聘 往遠行道醫 去了己好幾天 沒有回來 紀異一人 在家清晨起身 做完了早課 忽然心情煩燥 不知如何才好 他秉着先天遺性 最喜花果 想起墨蜂坪 那一帶行獵之區 業有兩三個月未去 現值春夏之

交 正是花開季節 何不前去 採集些來 移植在這沙洲之上 就便遇見什麼肥美的山禽野獸 也好打他二兩隻 回家下酒 豈不是好 想到這裏 便即起身 因爲今日出獵 不似往日貪多 再加上這半半多功夫 燕羣益發聽話 着實訓練出幾對靈慧的銀燕來 用幾個隨去 儘可足用 燕羣無須全數帶了同往 除爲首的雙燕 這時凡是大而靈慧的銀燕 都由紀異起了名字 大白二白 照例隨身不離外 又挑了丹頂 玄兒 鐵翅子 三隻最矯健的銀燕帶去 其餘燕羣 全都留守 這五隻銀燕 大白二白 領袖羣燕 自不必說 這三隻燕兒 也是個個猛烈靈警 尤以玄兒爲最厲害刁滑 專與猛獸虫豸之類爲難 祇一遇上 從不輕易放過 每出門一次 從不空回 生價也與別的銀雁不同 棲息之時 看去仍是一身雪羽 其白如銀 一飛起來 兩脇下 便露出一團烏油油發光的黑毛 疾如星流 迅捷非常 目力更敏銳到黑夜憑空 能辨針芥的地步 紀異最是喜他 幾乎駕於於雙白之上 當下紀異 帶了這五隻銀雁 走向湖邊 去了衣履 交與雙白 光行脚飛過去 自己以身踏水而淺 其餘雁羣 仍然跟着飛送 直到紀異上了對岸 再三喝止 五雁也跟着連聲齊鳴 不許同往 燕羣才行振羽飛回 紀異忙施

展本能 如飛前進 不消多時 便行近墨蜂坪 那坪自經前番谷陷峰塌 大雷雨後 平空又添了好些景緻 加以連陰新靈 瀑肥溪漲 水聲宗宗 與滿山松濤交奏 花木繁茂 山花亂開 研紫嫣紅 爭奇鬥艷 令人到此耳目清娛 滌煩蠲慮 心神爲之一爽 紀異穿山渡澗 且行且玩 美景當前 雖覺心中減了許多煩燥 但那些野花 俱是常見之物 不堪移植回去 除去鸞鳴翠鳥等中看中聽不中吃的細禽 僅有時遇見幾隻野禽 并無可吃的野味 獨個兒玩了一陣 忽又無聊起來 正打不起什麼好的主意 忽然一陣微風吹過 從坪後崖那邊傳來一片鏗鏘之音 空山迴響 逸韻悠然 甚是清冷娛耳 紀異生長苗疆 雖從乃祖讀書時節 得知琴瑟形式 並未親眼見過 暗忖墨蜂坪 除相去還有數十里山路的梅拗外 從未見過人跡 怎得有此 越覺好聽 便循聲走去 那聲音因風吹送 若斷若續 彷彿在前面不遠 可是下坪之後 連越過了好幾處危巖絕澗 仍未到達 計算路程 竟走出了三十餘里 正是走向梅拗那條路上 已然相隔不遠 剛以爲是吳楊二女所爲 及至留神靜心一聽 那聲音又發自身後來路 才知走過了頭 忙即回身再找時 那聲音竟是忽前忽後 忽近忽遠 不可捉

摸聽去明明祇在近處，祇是找他不到。紀異性拗，凡事但一起頭，不辦到決不罷休。那裡背捨，又找了一陣找不到，猛想起現放着善於搜尋的銀燕，如何不用，忙即吸一聲長嘯，手揮處兩臂往外一伸，五隻銀燕立時連翻飛下，集在上面候命。紀異喝道：「你們這幾個奔東西，祇會跟着我在空中亂飛亂轉則甚。這聲音是在什麼地方發出來的，你們在天上看底下容易，眼睛又尖，到底是人是鬼，藏在何處，還不快給我找去。」紀異先疑五燕在空中盤旋不下，是幫着自己尋找鳥獸花草，不知自己來回奔縱，為的是那鏗鏘之聲，所以沒有往那撥聲之處去找。祇喊下來一囑咐，怕不立時尋到，誰知今日大出意料之外。紀異把話說完，五燕祇互相低鳴了幾聲，竟是一動也不動。紀異恐五燕還沒聽懂，又喝道：「奔東西，你們聽呀，這聲音鏗鏘鏘鏘，比苗人潭那大月絃子還好聽得多呢。我們找到人家，跟他們領教。學上一學，回去做做一個，我每日弄給你們聽多好。」說罷，大白二白便朝着紀異，長鳴了兩聲。接着便用口啣着紀異的衣袖連扯。紀異原知鳥意，看出是要他回去，驚問道：「你們不代我找，却還要我回去，莫非又和上次一樣，那發聲音的不是好人麼？」大白二白搖了搖頭，紀異



不由性起道：你不讓我，又說不是妖人。我此去不過看看是什東西，至多學他樣做做，教否隨意，并不勉強。又無招惹之處，難道有什禍事？我就生氣，正說之間，大白二白還在緊扯衣袖不放。玄兒倏地長嘯，竟自衝霄直上，丹頂鐵翅子，大白二白也依次飛鳴而起。五隻銀燕在高空鳴和相應，只是迴旋不下。記異聽那鏗鏘之聲，突要密如萬珠齊落玉盤，隱似雜有金鐵之音。越發比前好聽。見五燕儘自圍着當頭數百丈方圓地方，盤空飛鳴，不見飛落。心中有些不耐，正要高聲呼叱，就中玄兒忽將雙翼一收，急如彈丸飛墜，流星下馳，直往北面山凹之中投去。大白二白限在後面，眼看三雁一前兩後，將要落地。大白二白忽又同聲長鳴，振翼長鳴，凌云直上，記異一心想根尋那聲音來源，別的均未暇計及。一見玄兒飛落，知己尋到地方，不問三七二十一，喪忙飛步跟踪追去。那北面山凹，兩面高巖，中藏廣壑，壑底云氣溟濛，其深無際。巖壁中間橫着幾條羊腸野路，素無人跡。全崖壁上，滿生叢草藤蔓，野花如繡，紅紫相間。地勢異常險峻，因為僻處，墨蜂平北面山後，相隔稍遠，又無路徑，鳥獸俱不往那一帶去。只在暗谷未崩倒以前，同記光去過一次，僅在巖頂登眺，從

未下去 今日追尋琴聲 無心中行近此地 始終沒想到琴聲 發自壑底 及至追到一看 玄

兒已然不見 那鏗鏘之聲 竟發自壑中 身臨切近 益發洋洋盈耳 聽得越真 方自側耳根

尋 忽聽琤的一下 音聲頓止 只剩壑底迴音餘韻瞬息消歇 危巖大壑 靜蕩盪的 草花繁

落 蒼藤虬結 荒徑荆秦 亘古無有人跡 更無餘響遺痕 可以尋覓 深悔自己來遲了一步

暗罵玄兒 忒己心急 既領我前來 這不等我一等 如今不知飛落何方 叫我亂找 正在

四處留神觀望玄兒踪跡 猛聽有兩人說話聲音 發自脚底 彷彿相隔甚深 好似在那裏爭論

一個道 一隻鳥兒 有什希罕 他自來送死 又非我等造孽 管他呢 姊姊偏發什麼慈悲

差點闖出大亂子來 這東西如果和當年一樣 野性發作 我們一個制他不住 被他逃走 他年師

祖回來 怎生交代 另一個道 師妹還是這等心狠 我這多年幽壑潛修 功行大進 豈是昔比 如

覺制不住他時 還敢如此大意麼 如今他吃我用法定法制住 業已睡去 到是這隻可愛的靈鳥 險

些被他吸入腹內 又受驚 又受了點毒 我看此鳥 必非無因而至 醫好之後 放他出去 如是有

人豢養 又恐招了外人來 給我們生事 豈非討厭 先一個答道 我們這天琴壑 多少年來 從無

人跡此鳥就許有人豢養也是常人我們如不願意留他可命洞奴噴云將洞封鎖難道還怕他硬闖進來不成紀異還未聽出那幾隻膏怪吻的鳥便是銀燕玄兒正自希奇猛聽玄兒也在地底微微的哀鳴了兩聲不由大吃一驚忙將叢草用劍掃削去查那聲音的來源又聽先說話的那一個女子低低不說了姊姊上面有人說完便沒了聲息紀異明明聽出那說話聲音出自地底祇是脚下石土深厚草深沒膝再也找不着一絲影響更不暇再尋那萬音所在也不問地底是人是鬼只關心玄兒安危下落急得手持寶劍不住在亂草中亂撥亂砍恨不能把那片山石攻穿將玄兒救出才稱心意似這樣胡亂斫掘撥刺了一陣耳聽空中四隻銀燕只管盤空高飛哀鳴不下大有失羣喪偶之狀越猜玄兒凶多吉少妖人深藏地底寶劍雖利其勢難以攻透正自焦急無計忽然一眼看見身側不遠老樹濃陰之下斷草根際隱隱放光近前尋視乃是七個碗口大小的深穴直通地底光華便從下面透出光原被叢草泥石遮沒這時方得發現再俯身仔細一看那穴口距離地底深約百丈下面乃是一個極廣大的山洞丹爐藥灶石牀几案琴棋書卷陳列井井雖無梅拗仙府富塵却是古意悠

然 當中還懸着一個磨盤大小的青玉油盆 共有七根燈穗 分懸在油盆的邊沿上 每個火

頭 大如人臂 光焰亭亭 照得合洞通明 地底站着兩個布衣修整 略似道家裝束的女子

身材也一高一矮 矮的一個相貌生得奇醜 手中拿着一把晶光閃閃的寶劍正對上面注視却不

見女兒踪跡 驚詫之餘 剛要張口問訊 那矮女已在下面喝道 你是何人 擅窺仙府 敢莫

是欺我姊妹飛劍不利麼 言還未了 那年長貌美的一個 忙止醜女道 我看此人 頗是山中

樵牧之童迷路經此 有類劉阮誤入天臺 師妹不值與他計較 只是恐他出山饒舌 我們率性

喚他入洞 與他一點甜頭 囑咐幾句 以免傳揚出去生事如何 醜女正要答話 紀異已忍不

住答道 我不是牧童 你們不要胡猜 適才因樂聲好聽 尋踪不見 我命一隻家養看燕兒

來找 親眼見他飛落此地 追來却無踪影 忽聞地底有人說話 聽出我那燕兒在此 我才

撥草辱找 不想發現洞穴 想彼此素無仇怨 我也不是存心窺探你們踪跡 我不問你是人是

怪 只求將燕兒好好還我 便不去 決不相擾 也不向外人說出半句 還有適才音樂之聲

不知你們弄的是什麼東西 可惜你們 俱是女子 不便求你教我 如能將那樂器 與我看上

上所幸崖邊突出崖壁中凹平跳下去正好落到石上中間尚無阻礙因醜女恐他胆小力弱下不去成心賣弄精神先向崖下喚道你說的地方是這裡麼我要下去了下面醜女應聲道你這人到有胆子正是這塊大石可惜我不能上來幫忙上面的藤接不到石上援到稍上還有七八丈高下你援到那裡援一援氣再鬆手撲向旁邊那一根將他撈住便援下來了紀異笑答道這點點高矮那有這麼費事你躲開看我跳下來將你撞倒說罷站起身形提勻了氣覷準下面那塊危石喊一聲我下來了便朝一而危石上縱去醜女先從下面略看出他身相清奇不過具有異稟仍是一個質美未學的常人沒料到他如此身輕力健好生歡喜紀異見那醜女真長得和自己像兄弟姊妹一般再也沒有那般相似也是說不出來的喜歡不覺脫口叫了一聲姊妹我的燕兒呢醜女笑道我雖比你高不了許多一定比你年長我不知是什麼緣故怪喜歡你的當我兄弟到也不錯你姓什麼記異道了名姓醜女便在頭前領路記異隨在他身後見醜女回身回得異常之快彷彿從伸手從地下撈起一件東西微微響了一下這時洞中漆黑記異初來洞逕由高往下紆仄奇險只管專心

一眼 使看能我去做作一個 無事時 弄來玩玩 那就更感謝了 那長女聞言 對醜女道  
原來我救的那隻靈鳥 果有主人 此子頗有根器 決非庸流 今日不期而遇 也算有緣 我  
將燈光掩了 你從前洞 去將他接引下來 我有話說 醜女聞言 便朝上說明 你這人看似聰明  
怎連琴音 俱聽不出 愚姊妹奉有師命 在此潛修 已歷多年 今日你的燕兒 爲我守洞神物所傷  
幾死 多虧我姊妹 將他救下 但已中了我們洞奴的毒氣 暫時不能飛翔 上面穴口過小  
相隔又高 你無法下來 我姊妹二人 奉有師命 在此潛修 上能擅自離開 你走向巖邊 壁中  
間有一塊坪伸出去的大石 上有藤草掩覆 便是我們的門戶 你到了那裏 可拉着盤壁老藤  
攀援下來 我去那裏等候 將你接引入洞 還你燕兒 就便將琴你看 如你胆小力弱 不敢  
攀援 那只好等燕兒好了相還了 紀異一心想着玄兒憂危 立即應允 正在答話之間 洞中  
央所懸的那盞長明燈 忽然滅去 又聽下面醜女 連聲催走 紀異走時 彷彿聽見鐵鍊曳地  
之聲 當時也未注意 匆匆往巖邊跑去 探頭一看 果見一塊危石 大有丈許 孤懸崖壁中腰  
上下相隔約有四五十丈 從上到下 雖有老藤盤結 因有相隔太長 並無一根 可以直達石

辨路 也未怎樣留神 一會到了洞底 醜女道 你先坐下 待我將燈燃起 請姊姊與你相見  
紀異剛剛坐好 忽然眼前一亮 合洞光明 對面石案後 坐着適才所見年長的一個女子  
手中把着玄兒 正在撫弄 醜女立在身邊 滿臉含笑道 這人名叫紀異 姊姊你看事情 多  
麼奇怪 長女回眸 瞪了他一眼道 你就是這般多嘴 錦囊尙未到開視日期呢 這時三人對  
面 燈光之下 看得甚清 見那長女 面如白玉 星眸炯炯 眉間生着一點硃砂紅痣 甚是鮮明  
上半身青衣短裝 下半身被石條案擋住 見了人來 並未起立 紀異重又說了來意 長女笑  
道 我姊妹二人以前 本不在此修道 只因年輕氣盛 誤傷許多生命 犯了師門家法 受了  
重遣 被師父罰在這天琴壑 地洞之內 負苦虔修 杜門思過 不履塵世 不見外人 已是  
好些年了 這琴原是洞中故物 與兩個玉連環 一面鐵琵琶 同掛壁間 也不知是那位前輩  
高人所遺 每當芳日嘉辰 月白風清之夜 琵琶必定互響 自爲應和 因有幽壑迴首 聲出  
地下 其聲若近若遠 無可根尋 天琴壑之得名 便由於此 至我姊妹幽居到此 才得發現  
唯恐外人知覺 輕易不會在日裏撥弄 今日做完功課 忽覺無聊 又經師妹再三迫促 才取

出來 隨意撫弄 不想將你引來 我這洞中 還有一個洞奴 乃是神物 善於噴吐云霧 更會放出毒烟 無論人畜 當之必死 你的雁兒 想是奉你之命 尋找秦音到此 據師妹在外所見 你那雁兒 共是五隻 看神氣早就知道這裏 想是識得洞奴厲害 祇管在空中盤桓不下 飛了好一陣 就中一隻 竟欺洞奴假睡 突然比箭還快 飛將下來 被洞奴張口一噴一吸 幾乎吞了下去 幸我發覺得早 才行奪過 忙喂了他一粒靈丹 方保住性命 我本不知他志在奪秦 正奇怪他冒着奇險飛來則甚 你己到來說起 要我還烏傳秦不難 但是我姊妹有一事相煩 不知允否 記異恨不得即速將玄兒要過 忙問何事 長女聞言 立時臉泛紅霞 欲言又止 記異還要追問時 醜女己代答道 事并不難 只是有些費時費手 如能應允 方可告知哩 記異一則念於得雁 二則和那醜女 舊有淵源 一見如故 不由脫口應了 二女知他誠實 不會返悔 好生欣喜 長女答道 既承相助 憑姊妹感德 非淺 不過事情只是并料 是否有此巧遇 尙屬未定 這雁兒中毒雖重 服了家師靈丹 己無妨碍 一日夜後 便可痊愈 定比先時 還要神駿 撫秦之法 雖可傳授 但你並無佳秦 傳也無用 我率性傳後 將秦借你帶去 從今以後 你每隔三日 便來這



裡一次不但指點你撫琴之法我見你身佩寶劍絕佳 愚姊妹素精此道 你如願學 也可一并相傳 等愚姊妹時機到來 看了家師錦囊 是否相煩 便知道了 說罷 招呼記異近前 先將玄兒隔案遞過 然後命醜女取過一張冰紋古琴 先傳了定音之法 再把適才所奏那一曲傳與記異 記異絕頂聰明 自是一學便會 在這一兩個時辰功夫 竟和二女 處得如家人骨肉一般 把平日厭惡女子之心 打消了個淨盡 漸覺天色已晚 帶了琴雁 便與二女訂了後會 起身告辭 猛想起還忘了問二女的名姓 重行請問 二女道 我姊妹負罪避禍 暫時出處姓名 不願告知 總算比你年長幾歲 不妨以姊妹相稱 且等時機到來 再行詳說罷 記異心直 便不再問 長女便命醜女送出 這次是記異在前行有數十步 不見醜女跟來 剛待回到去看 那盞長明燈 忽又熄滅 隱隱又聞鐵鍊曳地之聲 響了兩下 記異好生奇怪 隨口問是什麼響聲 醜女拉了他一下 悄聲說道 這裏的故事甚多 你不許多問 到時用你得罪 自曾知道 我姊姊外表看似好說話 他皮氣比我 還要暴躁十倍 輕易不發 發了便不可收拾 被罰在此 幽閉多年 也是如此 我本無罪 祇爲當時代他苦苦的求情 願以身代 才同受

責罰 來此苦熬 如果在今日所料不差 出困之期 當不在遠 你常時來此 大有好處 要是胡亂問話 觸了我姊姊的忌諱 好便罷 一個不巧 連我也救不了你 記異因雁兒得救 又學了古琴 已是心滿意足 聞言絲毫不以為忤 便答道 你和那位姊姊 這大本事住在洞中 又無人管 怎說幽閉多年 不能出困呢 醜女答道 才叫你不要問 又問 我師父現在隱居岷山白犀潭底 人雖不在此地 却有通天徹地之能 鬼神莫測之妙 不到他老人家所說日限 我等怎敢擅越雷池一步呢 說時 二人業已行近洞口 忽聞身後丁甯甯之聲 醜女大驚失色道 洞奴罷了 時機未到 恐被他追來 誤傷了你 大是不便 我去攔他 你快些上去吧 再來時 仍和今日一樣 先在上面穴口 招呼了我們 再行相見 不可輕易下來 那七個穴口 也須代我們用石頭遮好 正說之間 又聞洞底呼呼獸喘 醜女不及再說 一面揮手 催記異急速攀縱上去 一面早回身去截 因為舉動匆忙 返身時節脚底響了一下 記異聞聲注視 見他脚底竟拖着一條細長鍊子 醜女已慌不迭的低身拾起 往洞後飛跑下去 不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

